

四
書
湖
南
講

孟子湖南講 三卷

仁和張啟甫 錄商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至 羿之教人章

總訓告子上篇共二十章。雖各分開。而意義相承。當相連看。至
自性猶杞柳章。至無善無不善章。總是論性。却都不曾實指性。
只隨人辯難。反折之。獨以情論性處。最為親切。然端的不曾說
到性上。蓋性無聲臭。纔落語言。便不是性。識者當於文字吞吐。

中會之言表耳。自富歲子弟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論心。因性雖思議而心則曰操曰求曰思。尚可模索。故舍性而論心。自有天爵章至五穀章皆論仁。并及於義。又因心難磨鍊而仁則曰曰曰。曰爲曰熟尚可用得功程。故舍心而論仁及義。蓋性之生處。與心之生處爲仁。非同非異。其異者。繇微以之顯。其同者。有善名而無兩體。說仁正是說心。說心亦是說性耳。辨之。故人。身章復指及毅與規矩。愚以上文揣之。蓋爲性學功夫。當從爲仁下手。仁之起滅雙遣。卽所以存心也。心之忘助並化。卽所以養性也。孔子論學。只提求仁。而不言心性。正是此意。學者用功。宜遵此法。則故以毅與規矩爲論性之歸結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栳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栳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栳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爲栝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栳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

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注疏曰杞栝也柳也柳少也栝栳栳也栝栳木

也以其杞柳可以條而作栳也戕猶殘也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栝栳也

○剔杞柳是一段現成的木頭以比性乃現成生就不假作用不着思維纔是栝栳是一件矯揉的器皿以比義乃屬之人爲了

此句單說義告子原以義爲外下句兼說仁義亦以仁岐於外外如愛食色是內後來有許多用愛處則并認之爲外矣把人

性中仁義比了杞柳爲栝栳便有矯揉之意故孟子將戕賊二

字破他爲字。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栝櫨。將戕賊杞柳以爲栝櫨。兩下相較。正叫他自去討個分曉。乎字。如字。及與字。俱下得極活。戕賊人者。性具於人。說人卽指性也。禍仁義。不是人不爲仁義。仁義乃現成的安宅正路。今要戕賊人。必至於傷生滅性。把仁義都禍害了。率天下之人。是率領天下之人。禍害仁義。斷是你這句杞柳栝櫨的說話。其言其爲禍之不夾也。

商劉國裕問禍仁義。舊講謂人不肯爲仁義。便爲仁義之禍。今何爲不用答曰。人不爲仁義。仁義自在。如何禍得他。政說爲仁義。便是禍仁義。仁義原率性自然的。若有一毫作意。不免穿起來。如陳仲子要爲廉。直至避兄離母。把天性都絕了。豈不

滅情害性

管東溟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調性亦未確理序
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查於見聞不察於
思慮者為性其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為把柳而仁義則同
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非恬憍初但以義為恬憍繼亦兼仁說
而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性為恬憍何也告子見得仁上唯
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為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恣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
孟浪之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
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註疏曰湍
者圓也言

其水流沙上。常遇之勢湍湍然也。蹶跳額額也。

測以湍水喻性。而歸其流於東西之決。正是下邊的使字。不免費許多人力。孟子故把箇上下折倒東西水。誠無分於東西。難道無分於上下麼。人性一定是善的。正猶水一定是就下的。復反言以決之。人斷無有不善。水斷無有不下。然人實有不善的。又以水之搏躍過額。激行在山。喻人之爲不善。乃全屬人爲所使。不是原來的本性。則性之必善。更可反觀而見矣。

商狄乘謙問性。既是善。則可使爲不善者。乃孰使之。答曰爲識情所使。不但囑之於人。欲卽求見性者。猶有認賊作子之患。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通註曰狝性輕雪性亦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淵生**是生活的指知覺言然生有兩樣有靈覺之生有情識之生蓋靈覺有緣染卽爲情識雖一而二隨人所見各認一邊若論情識禽獸與人果無分別論靈覺禽獸畢竟埋沒得多人畢竟露得多卽所謂幾希者告子就生論性未嘗不是但淵說個生之謂性不曾指那一邊遮難判其是非故孟子把白來詰問他凡白俱謂之白與然白稗面如白羽白雪白玉有輕重堅脆不同故又詰問他一下告子俱淵答個然是凡白的物俱謂之白凡有生的俱謂之性犬牛與人都是有生的便都無分別了。

寔實夫牛之性。人之性。原是一樣的。但孟子爲主張人道。單就靈覺之性言。夫牛不免有網蔽。而人獨得其靈。故以人性爲有別。告子惟只指情識一邊。遂謂人與夫牛無分。而亦不能復作一類也。

商陳之煌問性以情識靈覺分別人物。則情識是生。理道靈覺不是。生告子只說生之謂性。原不曾認定情識一邊。答曰。告子惟不曾將生說明。故孟子以白再三詰問。自旣無羽毛之別。則生亦必無人畜之別。告子惟謂無別。故度其所指在情識。孟子惟有別。故度其所指在靈覺。况下文以食色爲性。更可爲情識之一證矣。○鄭孕唐問生滿天下。性滿天下。無生而非性也。雙

得之成靈。蠢得之成蠢。下而一草一木皆然。其間爲聖爲佛。特能自見性者耳。若論本性。則人與物何別。答曰。草木原無知覺。如何與禽獸相比。惟人與禽獸一切含靈。皆具本性。而障分輕重。故所異幾希。佛氏含靈一視。度盡衆生。儒者分別幾希。畢竟把禽獸異視。只要度人。人性盡時。便箇箇是聖賢。不曾要禽獸也。做聖賢。孟子所論。原只是如此。曰。牛司耕。犬司警。這不是盡物之性。曰。司耕司警。乃人役物。以自利。豈犬牛性之本然哉。惟虞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中庸謂能盡物之性。此誠靈性相感。如佛氏之度盡衆生者。于凡心不足以測此矣。○凌于磐問。註謂生指人物知覺。運

動言今謂何獨指知覺。道却運動。答曰。運動止是氣。如何說得性。那運動覺得的所在。便是知覺了。

管東原曰。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孟子性相遠之責。但其所謂生者。同在全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激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謂人物之性。各有當否。所以盡之之處。絕不以幾希爲人物之性也。蓋其見性。固矣。果如是。以幾希別人物之性。則亦當云。君子之所以異於衆民者。幾希。聖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幾希。而後其義始周。不然。終是善人性。而不善物性。非返本於萬物。則復之實性也。○作用。是性之義。若何曰。從儒門理路求之。始不當云。作用是性。當云。作用中有假不作用者。是性也。誠發全在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二句。佛性。卽真如之謂。精魂。卽識神之謂。蓋人身耳目手足等作用。固是真如發動處。亦是識神流注處。是與不是。只在進悟講耳。沈內俗。謂性只是未發之中。仁義禮智是用。不是體。此論雖爲晦

翁而發。然其不取孟子之論四德亦可知已。以此破人情路則得。而論理亦不必如此其膠。性中原是萬有萬德。蕩無雜塵。雖日本來無一物。而萬理何嘗不具哉。然則禪師所點作用之性。於釋尊所開三性奚屬。曰作用。總觸動時。未經分別。屬依他起性。俄而起念。分別。屬徧計執性。其從未發之中流出。便是圓成實性也。禪祖所謂佛性。正指圓成實性。其言精魂。則令依他徧計而為言矣。此作用之性。本依他無明業相而起。非是圓成實性。然離此而未圓成實性之體。更不可得。將以為真耶。一成瀑流。卽七識之我相也。蓋真如之外。無無明。將以為真耶。未起我相。卽妙明之真體也。蓋無明之外。無真如。如隨那識。非真非不真。便知作用亦是性。亦不是性。其幾總在迷悟間。晦翁所見於佛之作用。正所謂不識喚作精魂者也。禪家已自道破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

朱註曰上異於字疑衍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孫疏曰炙醬肉爲炙也

謂食色是食味色欲卽根上章生之謂性指情識之自然發見者而言此亦是借情形性欲以分別仁義之內外耳仁義照食色看喜食喜色是心裡喜好仁屬愛故別爲內該食該色是外邊應該義屬宜故別爲外孟子辨說仁義是一個道理謂何分內外單駁他個義外非有長於我從其白於外二語乃借白喻長互見文法如云非有長於我也從其長於外也惟長從於外

故義謂之外。殊不知白實喻不得。長如白馬與白人。只認個白。便了。原無有異。若長馬與長人。畢竟做人不做馬。難道絕無異的。長者。是人的年紀長。長之者。是我去敬他。長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語不說煞。正教他自己心上去度量。便曉得從心裡發出的了。乃告子只泥在外邊。故又將仁內中說義外。愛吾弟。不愛泰弟。是有分別。繇得我心裡的。故謂之內。長楚長。亦長吾長。是沒分別。單隨外邊轉的。故謂之外。孟子見彼此言語。纏擾說開。愈不得明白。故反到原問食色上。夫嗜泰炙與吾炙無異。在物亦有然者。難道所嗜只隨外邊轉。不是我自已要食。於心全沒相干。蓋就其本旨而還詰之。所謂請循其本者也。

商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
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
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朱註曰孟
季子疑孟

仲子之弟
酌酌酒也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

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
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
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朱註曰尸祭禮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
亦在位也庸常也斯須暫也

禮記曰尸祭禮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
亦在位也庸常也斯須暫也

則季子感於義外之說。心下不明白。爲問內義之故。行吾敬是。行吾心的敬來。行雖在外。而吾敬正指自心。公都子此言。解義內已極明白。季子不將吾敬二字體認。於外邊事境上執着。故孟子亦只得在事境上剖析。未免多費葛藤。敬兄酌鄉人。隨着外邊推移。故說義在外。敬叔父敬弟。發難與敬兄酌鄉人。問端一樣。只要剔出在位二字。彼將曰在位。是弟在爲尸之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位。庸敬斯須。正言鄉人在賓位之不同於兄也。然說個在位。仍隨外邊轉。怪不得季子。又有敬叔父敬弟這一難。公都子原是明白的。故復就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爲答。飲者其誰。是亦卽以食色返證之意耳。

商沈宏敷問辨義內。只行吾敬一語可盡。孟子必發難於長馬嗜矣。及敬叔父似覺無擾。何故。答曰。因彼在事相上論。故亦以事相發明。若直指本體。恐彼遽難理會。曰。中庸論性之德。原是合外內的。如吾愛吾長。各有對待。所愛爲誰。原不偏內。能長非他。亦不偏外。謂之義內。恐未爲完義。曰。論理誠是。然孟子因他說箇義外。故把義內折之。乃機鋒相對。不必定要道理完全也。
管束演論仁義畢。竟以中庸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兩言折之。是告子內仁而外義。孟子合仁義而內之。皆偏詞也。然孟子不知有內之必合於外。義外之必合於內哉。一時辭意所與。不知不覺。甚至於此耳。此則後儒之所能諒。而當時昆弟之語。不能諒者耶。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

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

朱註曰昔稱微

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

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
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
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孫疏曰情性才合言之則一分言之有三人性本善而欲爲善者情也能爲善者才

也是性動爲情而才乃性之用也朱註

日錄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朱註曰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燕
也夷詩作頌常也懿美也是民所秉
之常性故無不好此懿德者

測性原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文武與幽厲與
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
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
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乃若乃所謂口氣極委婉說我
爲甚麼。一口定說性是善的。乃若性發出來的情。則可以爲善
矣。所以斷說性善也。然世間備有爲不善的。不關性事。性之作
用爲才。原是好的人。爲不善。另有緣故。不可歸咎是性中的作

用故謂非才之罪。此處才情性都虛虛說起。下邊方實落證解。惻隱心、羞惡心、恭敬心、是非心，件件人皆有之。此歷數其情。惻隱心是仁，羞惡心是義，恭敬心是禮，是非心是智。就情上究出許多道理。以見其善處。然此皆從發見推求。恐人看在外邊。復說仁義禮智非繇外邊銷鑠進來。乃我性所固有的。固有者謂其性中原具。從前推來一步深進一步。到此方證及於性。弗思耳矣。是說人不肯去提醒。隨引求得舍失之成語。以律舍而不求的。視求的人。至於倍蓰無算。乃繇不能盡其才。不去盡性裡的作用。此又爲才作一解也。物則者。物之法則。秉夷者。秉執之常。懿德者。懿美之德。皆性中之美名。好則情好之也。孟子上面

已剖說明悉。恐自己立論不足以服人。又引詩與孔子之言。孔子以詩言爲知道。故止加一必字。故字就其語而點醒之。衆言淆亂。乘諸聖可見性善是確乎有證據的。自杞柳章至此。皆是論性。千古之論性紛紛。究竟何指。惟禪宗主於出世。所論必從無始以來。立窮其源。若儒學只主入世。原就一生論其源止。到得受生之初。故易曰繼之者善。乃人與天相接處。成之者性。乃受生成形處。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指繼之者言。孔子性相近。指成之者言。惟繼之者善。故孟子力主性善。是所着原不落思慮。不超分別。理者亦不過清淨。

以仁義禮智論性。乃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形出仁義等名。指以窺性之影響。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實只是以情說性。而非直指本體。蓋從其不可說者而強說之。萬不得已之婆心也。性善從繼之來。本於易之太極。極以太稱。卽善以至稱之謂。太極生兩儀。旣分陰陽。則性乘乎氣。不免清濁純駁之分。於是善中又有惡。善者其清淨之本然。而惡乃緣染之末流也。儒者只論一生其生時性中帶有從前識情。亦不能皆善。但必不滅善根。方得爲人。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今只就善根處言。故謂之性善耳。至於告子以生之謂性。乃指見成生就。不着人爲說。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又比之爲杞柳。比之爲湍水。並無

有變其標宗只在無善無惡。頗類二乘頑空之學。又以食色言性。乃借情之自然。甘食悅色。不假學慮處。以影出本性。原非執定食色爲性。亦猶孟子之以惻隱羞惡等情影性者。同一法也。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未嘗不以生之爲性。但告子之生指情識。而孟子之生指靈覺。故又云口之於味等。皆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蓋不認情識作性。而只認靈覺爲性。故性善之說。斷斷不容夾雜耳。至於性可爲善。可爲不善。乃當生之習氣。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夙生之習氣。原與性無干。而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則竊窺清淨本然之體。而影響類之。皆所謂邊見者。然則性善。遂爲了義乎。善亦何嘗不可了。而慮其不免有

着則大學止至善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欲聞其肯或云無善之善乃爲性善亦可。

商柴世基問論性莫詳於內典然亦未嘗言性善蓋謂性體清淨一物着不得有善卽與惡對如珠玉瓦屑都爲眼累故告子無善無惡之說近時通禪理者俱宗之似善字性上實說不得答曰善卽清淨之謂果有一物可着耶若謂善必與惡對則清淨亦與濁穢對善不可說豈清淨亦不可說耶善本做上徹下有之心之善誠與惡對乃爲性累無心之善非惡可對何嘗累性內典謂妄心本無自性依真發見妄既依真而起則惡亦依善而起可謂善惡果相對耶妄心既無自性則真心正是自性可

謂善不得爲性耶。曰。無心之善。正是無善。則無善亦未爲非。曰。善旣慮其與惡對。則無獨不慮其與有對。內典最呵執着。纔說有。便掃有。纔說無。亦便掃無。真空妙有。各不相礙。故云。卽空卽色。卽色卽空。無心之善。只是無心。豈必滅善。楞嚴經內。如云。寶明妙性。妙微密性。見精明性。稱誦之語不一而足。亦卽善字之意。何不以惡中一字。相加於性。旣惡不可稱。而善可稱。則又焉得以無善無惡。並目之。此大類二乘之頑空。而乃以爲無上密義。佛理果若是否。卽誠若是。亦當在儒言。儒在孟言。孟而况乎其未必然耶。鄭尙友曰。孟子因告子說性無善。故以性善駁之。乃隨機折辨。絕未深論本體。今云無善之善。以要立論。則匪於

孟子語氣恐添不入。曰：孟子以乍見孺子徵性，其所論善原屬無心。世儒以善爲有着，必欲掃去善字而宗告子，似失孟子本意。故予以無善之善爲言，乃孟子意中之解，不過爲善字作註脚耳。語氣中原不必補綴者也。○葛孟真問：纔說善，畢竟在繼靜而動時候，乃落作用一邊了。若本體原來清淨，如何着得箇善答？曰：舍了作用，更於何處覓本體？孟子也沒奈何，只得從情與才上指點，卽如佛氏教人慈悲，教人布施，教人忍辱，六度萬行種種作用，只向善一邊去。難道性有不善，倒教人好殺怪吝，貢高我慢不成，只爲作用原善，因知性體本善，但觀作用須探其本然，所以又云：故者以利爲本耳。曰：仁義禮智，立出四箇名。

曰論性終恐有礙。曰原說是性之影響。若到明通。豈但四箇名目。卽萬象森羅。總是一塵不掛。更何可礙。就是禪宗。不獨善是。沒有併空也不立的。儒教雖說善。及到無聲臭處。又何嘗不是空的。○柴世疑問一性耳。既有情。又有才。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有仁義禮智。又有物則乘夷懿德。何名相若是之多。答曰。此因性不可說。故專就性之發爲情處推鞠。旣爲發。現不嫌多方指點。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乃情之因感。而其名其實。只一情也。仁義禮智。又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處。指出道理。好名目。物則乘夷懿德。又皆仁義禮智之總名。亦不過好名目。總是指情之本善。以推性之必善。若才則爲性中作用。更視情加顯。

矣。既知紛紛之名，皆是名相，則自不必作異相觀。曰：仁義禮智，何以謂性之影響？曰：性體原無如許分別，仁義禮智只徵性之善，非直指夫性性者乾也，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也。○吳太冲問：赤子墜地，思乳置之不安，則啼，豈不是帶來貪嗔種子，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善明性善，則惻隱四樣固爲情善，甘食悅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答曰：赤子求乳求安，果是生前帶來情識，然他發於無心。莊生云：赤子終日號而不嗔，終日握而不視，惟無心，所以不曾動他本體，就是食色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饑，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惟嗟來之食，鑽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甘食悅色的情，不可謂善？○余祚徵問：性善

固徵之情善。卽如惻隱等。亦必待擴充。方可言善。董子云。性待教而爲善。似亦有理。答曰。擴充者。竟性之量。而偶露者。驗性之體。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率道。乃言修。何曾說修性。謂教。○洪德常問。人性本善。一說到情。未免落在習上。如何說得。可。以爲善。答曰。情若落於思。爲便屬納交要譽等。是乃情慾之情。而非其本情了。孟子所言情。直如乍見之類。乃自然而然。不假思爲的。故可說得是善。○張湛然問。孔子論性曰相近。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原有不同處。而孟子直云性善。似於下愚難通。答曰。上智下愚。乃是帶情識之性論。旣情識網極。則有爲而發。卽至窮兇極惡。何所不爲。若是全無所爲。起念便要害人。世間

似未曾經見可見其本體原是相近原只是善與不移之指情
識者各不相礙也。○李明睿問先儒分理義氣質二性今講以
靈覺識情言何見而相別若是答曰所謂義理乃有裁制條理
之謂總是標出的名目爲天下公共寬泛之道理實漠然不靈
者至於氣質在人亦只是運動之形體皆不靈之物何以爲性
必靈覺乃是我的真性識情乃是我的妄性蓋此亦分二性但
視義理氣質有靈與不靈之別耳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
氣聚則魂寄而成物魂游去則精氣散而爲變魂卽識情識情
亦卽靈覺所謂煩惱卽菩提者此不與精氣俱泯先儒認理氣
作性理既寬泛無屬氣又隨形聚散所以說死後便歸消滅若

性畢竟是無始無終。亘古不磨的。與理氣迥然有別。○任嗣宏
問。先儒謂心統性情。此語果確否。答曰。但可云性統心情。恐難
說。心統性情。其意以心乃性與情交割關頭。然統字未確。或當
易以貫字。云心貫性情。蓋統乃攝乎其下。而貫則通乎上下。雖
一字之微。似不容無辨者也。

管東溟曰。與人論性。當勸其宗。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
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
生。即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
也。即食色之性。夫牛與人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
子之所謂生也。卽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也。蓋人有真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木色。有染色。告子以食色爲
性。之木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木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柶。也。孟子
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則

亦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君子之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血如之性也。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為善惡之說？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注惡而證善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為善性，但轉其目，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所貪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言與夫○愚前譬仁義為本色，食色為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卽禮謂之性，亦可。若但以仁義禮智為義，則世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於義而傷仁者，亦豈性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而孟子子思中庸之吉動以情之未發屬性，性之已發屬情，便說煞了。此義自周元公後，無人見得。○性善固是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雖然，後可以奪荀揚諸子之說。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為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

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繇矣
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
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
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於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
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為本蓋曰生則
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
亦未見其遠於上智足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為
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真性言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為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
豈知以上實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
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
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
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為善
而已。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趁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饒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

趙註曰富歲豐年也藎麥大麥也稷
鋤也磽石地名也朱註曰相藉也

故龍子曰不

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
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
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詐疏曰黃草
器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

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註疏曰同然心

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淵因要說心之同。先從心之不同處說起。將富歲子弟多賴。凶

歲子弟多暴。非降才爾。殊而繇於陷溺其心。乃反言以開端。而

未竟其肯復將物類如麩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有

不同者。繇時地人事使然耳。觀此則凡物同一類者。其生熟舉

皆相似。何獨於人類。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同類專指

形體便合。有嗜好相同意。下文遂歷舉形體之嗜好。如足之於

屨。不為費口之於味。從易牙耳之於聲。期師曠目之於色。僂子

都凡口耳目同爲一類者嗜好皆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乃以同類形起同心。到此方點出心同心之所同然。謂理義理者有條理而不紊亂。義者有裁制而不乖張。皆心之同出異名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正應轉聖人與我同類。惟類同故心同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將口之同嗜以形心之同然。到底不外類同。故心亦同之意也。前面許多閑論。而正旨只數言喚醒。乃以客形主之法。

商鄭雲澍問。孟子他處論性俱於人情事理上見。此獨就形體說臨了。又單在口上收煞。何故。答曰。此乃是論心。非論性。心與口耳目原爲同類。以小體形大體。切近易見。而口之悅。又小體

中之更切者也。○唐時雍問理義悅心。惟聖人能然。下此恐難盡同。答曰。人心不悅理義。必爲己私所障。如謂陷溺其心者。試與旁論他人。是非此心定然了了。焉得有不同處。曰。既說心之同然。似人人皆同。子謂何。又說聖人先得曰。聖人的心是不起念的。常人不起念而偶觸者。卽與聖人同然。畢竟起念時多。便與相隔。故以聖人爲先得。蓋心之偶露者。人人皆同心之常覺者。惟聖人獨得也。○江之壁問理義。是人人曉得好的。故指同然處於理也。義也。上加一謂字。說同然不是別的。卽所謂人人道好的理義。答曰。是。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趙註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萌蘖萌芽絲藥也濯濯無草木之貌朱註曰藥芽之旁山者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孫疏曰平旦未至於晝其

氣靜未有事緒以動之且晝爲日之中矣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

測卽山木以形狀人心。山木之美。伐於斧斤。人心仁義之良。亦伐於旦旦。山木有日夜之息。人心亦有日夜之息。山木復爲牛羊之牧而濯濯。人心亦復爲且晝之皓而不遠禽獸。因此山失其性。人失其情。此章原只論情。而山木無情。故下個性字。凡此皆兩相比量處也。其緊要只在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上。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粗了。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養的。反聽憑着氣。蓋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試看今人日間營營碌碌。萬緣紛擾。心一任馳逐開去。直到夜間長眠。一覺醒來。平旦天將

明的時候。乘着那一會兒清明之氣。心裡一想昨日做過事。是
的定然曉得是非的。定然曉得非斷難瞞心昧已。故好惡與人
相近。然亦只幾希耳。至旦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特。乃手械將心
肘械的一般。拿住了。只得隨他去。特之反覆夜夜有生息。旦旦
有特亡。連夜氣亦俱昏濁。不足以存其良心。如今世情深重
的人。夜間做夢。亦在世情上馳騖。夢現顛倒。并那一會清明之氣
都沒了。好惡遂不能相近。至違禽獸不遠矣。才爲心的作用。情
爲心的本願。以爲未嘗有才說。心裡沒有作用。是豈人之情也
哉。原不是心的本願。乃繇特亡束縛他至此耳。養。卽指夜氣。苟
得其養。夜氣曾培植得。便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夜氣不曾培植

得便無物不消。無物者無一物不然。仍帶着山木以形入心也。此總括上文。而揭出一養字。見氣之關於養。是這等要緊。乃引孔子之言。以操舍示養氣之法。操是念頭提攝。不操即是舍出。入頂存亡來。忽出忽入。無有時候。莫知方所。此無時無鄉。雖心體原是如此。然因乎操舍。乃指常人之心。而非屬養成者。復喝醒惟心之謂與。見得獨是這箇心。恁般活動。最難操存。真一刻放他不下也。前邊說養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那裡提攝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然隨他轉了。前篇無暴其氣。而歸於持志。正此之謂耳。

商虞宗政問。息字有作生息者。有作止息者。當何所屬。鄭尚友

曰。看來只是生息一義。常見庭前的花藥。朝時所開。到晚又更
舒放。可見日間未嘗不生息。任他人欲一邊。天理一邊。長不
必兼言止息。答曰。照下且晝之所爲。有牴牾。明是夜間。暫時休
歇。惟止纔能生。止息生息二義。似宜兼用。○張岐然問存亡出
入。心之本體。原自把捉不住。如何專就常人。心上說。答曰。因存
亡係於操舍。故須就常人說。若論心之本體。原は無量無邊。無
古無今。與太虛同體。盡虛空俱是我的心量。出也。只在道心裡。
入也。只在道心裡。那裡有個時候。有個方向。人只爲誤解存亡
兩字。謂收之一腔。爲存放之千里。爲亡以千里外。爲非心一腔。
內爲是心。正不明夫心量者。張鴻舉曰。畢竟操舍如何用功。曰。

你道心只在肉團裡操得的麼。只是將心一提醒便是操操便存了心。馳於情欲便是舍舍便亡了。如格物慎獨。概未發的氣象。致良知。都是借來操心的所在。若果到得太虛同體。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憑他人也得。出也得。連操的工夫都用不着了。有何存亡。有何出入。有何操舍。○劉在明問。出入無時。在心的本體上還說得去。若論常人。恐他的出入。都是妄想。不叶是心。答曰。你道這妄想。又是甚麼。妄依真起。則妄心原卽是真心。無時無向。說本體的真心也得。只爲上邊有操舍二字。就在常人妄心上說也得。原是活的。

管東溟曰。孟子以夜氣提人。甚妙。蓋用夫舍此時。更無卽人心。而見道心時候。在聖人全不資於夜氣。舉念莫非天。則孔子有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思。又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學。夜氣
何所用之。夜氣云者。爲世言。特言之。此大提也。然學者未到大
賢以上。夜氣正是操存之本。不可不養。養而無害。便是浩然之
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知有
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
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
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道註曰。王。齊王也。或
答也。奕。圍棋。致。技也。

奕秋。奕人名秋者。朱註曰。或與惑同。致。以繩繫矢而射也。

測論王之不智。借生物說一暴十寒。以此王見苻子之時少見。

小人之時多。又推本王心。借學奕之專心。攷志。而拔乎於鳩鵲者。弗得相若。以比王聽信之不專。非是其智弗若。正應轉王不智之所繇。乃以無專心之故也。

高處宗瑤問。無惑乎王之不智。暗與爲其智弗若。句相呼應。說王原是智的。不要疑惑王之不智。只爲一暴十寒。不專心致志。豈真智不若哉。蓋正怪嘆王有智而自失之之意。答曰。此亦得孟子引君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思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趙註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有甚於死者謂無

者謂無義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越註曰。嗙爾。嗙。嗙之貌。行道之人。見人

餓於我。何加已身。不能獨食。禹鍾也。所議窮乏者。得表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朱註曰。豆木器也。

測人之本心不外於欲惡。反覆推求。簡所欲所惡。以提醒其本心。開端先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寧舍魚而取熊掌。以典起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寧舍生而取義。生與義止兩下平說。定個取舍。下面方窮其故。生亦是我所欲的。如何割捨得丟了。生單為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就義。心安意肯。快然自慊。故生不為苟得也。不生便是死。死亦是我所惡的。如何肯就死。單為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義避死。慚愧可憎。做人不成。故忠有所不避也。此是推究他取義為欲惡之最重處。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更無有可欲勝得他。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更無有可惡勝得他。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此是反跌他生死爲欲惡之非輕處。繇所欲有甚於生。則得生而有不用也。繇所惡有甚於死。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此是依順他欲惡。爲生死之不違心處。上文數層曲折。總是反覆覆。要推物所欲所惡的本心出來。於是承上文說。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這個心非獨賢者能有人皆有之。怎見得。試觀箠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若噉蹴與之。卽行乞之人。亦不受不屑。足徵此心人人具有一觸卽露。至於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人生在世。一飽便了。要這許

多萬鍾於我身上。何所增加。求之不得其故。或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與。推究他這幾種緣故出來。與字不該說煞。是詰問的口氣。果然爲着這幾件。不然鄉爲身死不受。今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倒爲之。這等沒要緊事。有甚歇不得處。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把他詰問一下。乃說此之謂失其本心。謂欲惡初起之一念也。前面許多論欲惡。莫重於義而生死爲輕。皆暗指本心。似人人皆能。而乃有受無禮義之萬鍾者。到此方以失本心一語點醒。如果提得這點本心出。則視無禮義之萬鍾。一如噓蹴之箠豆。卽生死並若等閑矣。

商陸鳴時問孟子說失其本心。正是要人提出本心。做個辨萬

鍾的主宰。但不知本心當云何提。必提出而後能不受耶。抑不受處卽是提出耶。答曰。這提本心。若在當下。乃將身死最要緊的可舍。比那萬鍾最沒要緊的反受。兩下相形。提醒那辨禮義的本心。正如行乞之不受呼蹴。一觸便醒。若論平日。亦不出本章義字。能用集義功夫。養得浩然之氣在我。則生死等於鴻毛。萬鍾直若腐鼠。此心如明鏡當空。又何待提而後辨哉。○葛一真問。孔子以仁爲宗。孟子獨言義。何也。答曰。孟子養浩然氣。在集義上得力俱多。然此就大概說。若論本章。義是有宰制。有決斷的。於生死分上較切。故單提箇義。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測〕仁是生全天下的義是宰制天下的爲世人看得仁義的道理大不知怎麼做功夫方盡得故孟子提醒說仁不是別樣人心便是義不是別樣人路便是人心是生活的心有這生活的方是心沒這生活的便不是心而仁乃生活之理具於人心原非兩箇故卽以人心直指夫仁人路是通行的路有這通行的方是路沒這通行的便不是路而義乃通行之理比於人路亦非兩個故卽以人路直指夫義仁卽是心義卽是路於是竟將路與心代了仁義說舍了路不由便一步行不去放了心不求

便派身是死的。大可憐憫。故曰哀哉。此已說得十分痛切。又引雞犬說這等沒要緊的放去。尚曉得求心。恁般關繫。放了反不曉得求。謂何這等樣顛倒。只說心者。心原可該路也。學問之道。千古聖賢都有個學問。其方法多門。然總不外於求放心。將這活潑潑東西。捉掇得來。棚柄在手。所謂如如不動。炯炯常明者。只此一着。則一切道理。皆屬名相。一切學問。亦皆屬筌蹄。更無功夫可做。而已矣者。一了百了。乃直提宗旨之學問也。

商諸國光問。仁義禮智信。孰不可名人心。而此獨標仁曰心。孰不是人路。而此獨挈義曰路。何也。答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心原卽是仁。且仁爲善之長。并禮義智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

云入路如夫子以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蓋禮有條理。義有裁制。隨人所向。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智。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王熙章問。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卽是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若謂可舍却詩書墳典。單守一個心在。則聖賢學問可不須設了。答曰。求放心亦原不廢學問。但聖賢發言。要着他語脉所重。不要像攔江網去包收。此單教人直認自心。說個學問無他。只求放心而已矣。乃直截了義。正不必將學問牽纏。張啟甫曰。聖如孔子。有何放心可求。乃有敏求好古之功。何謂曰。依仁之後。仍有游藝。固不靠學問。也不妨學問。若謂求心後。學問反爲心礙。正所

謂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曰先生平日每說要看上文。今上文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原是淺淺說來。藉點常人何必把學問苦在身上尋討。曰下學卽是上達。說話固淺。道理實無不該。○柴世培問心若放而後求。便落第二義了。求放心還是求其本放之心否。答曰未放之心。怎麼求。曰卽是用操存功夫。曰心若不放。只好溫養。并操存亦者不得。求字正爲放字而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趙註曰無名指手之第四指非用指也。朱註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測這借指之不若人以形心之不若人。孟子的書借喻極多。或物類成形體都是借外邊來形狀的。

商鄭萬齡問信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說心不若人身所以養爲養小以失大。議論多端請各分別。個定際答曰你試爲件件還他個定際看。孟子的言分於一義生出許多借點。若必逐處討個定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也。計曰。合兩手也。桐梓皆木名。

測這借桐梓之養以形心之失養。不知所以養之者所以字雖

是養身卽指養心

商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趙註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櫨櫨梓可爲琴瑟是良木棘棘小酸棗無用是賤木也朱註曰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測這借口腹之養以形心之常養。所以考其善不善。是考養的善不善於已取是從自己身上別出箇貴賤大小來。養小爲小人。養大爲大人。便是善不善之別。舍梧槩養棘棘借爲以賤害貴之喻。養一指失肩背借爲以小害大之喻。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是反跌一下。見飲食之人斷然要失大體。故不可養小以害大耳。

商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註曰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屬也官之爲言

不難矣係疏曰心君主官者也以其亦主思故亦謂之官

測大人小人只在從大體從小體處分別因論從大體之大人

先把耳目之官以形心之官官是所司之職不思而蔽於物乃

爲聲色所障蔽耳目亦等於聲色矣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

耳目以聲色之物交於耳目之物則視聽俱被他引去了此雖

是引耳目究竟是引心心所司之職在思思則得心的職不思

則不得心的職此天之所與我者看上邊文勢俱卸重在心上

還專指心人必神與氣合而有生生是天與的則心卽是天與

了說個天與見得此心雖寄於形骸之內而實與天相通太虛同體如此其大先立乎其大者是預先把這心的大體養得精明植立得定不令昏昧放倒則其耳目的小體雖在外邊交法自然能視思明聽思聰聲色不能奪我的心此爲從大體之大入而已矣自富歲章至此皆是論心究竟心是怎麼樣能思的便是卽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以思言蓋心之體原非內非外非中間非出非入非不入故無時無鄉本體原是如此則所思亦如此操卽是思心之養到者不待操而日無不存養未到者必操而方存存亡亦非濫子內外之謂存者於同然之好平且之良能專心致志而求其放心思則得之也亡者感於生死

萬鍾。然於口腹而失其本心。不思則不得也。從大體。從小體。亦只在思與不思辨耳。論心皆以思言。而心之本體。究竟無可措。以思窺心。正猶以情窺性之意也。

問徐學古問。天所與我。舊兼耳目心說。今獨言心何也。答曰。說到天與我的。何等大樣。正是極狀其爲大體處。豈宜將小體混入。○朱本融問。心靜涵於中。止可言存言養。如何說倒立。答曰。你不看下面奪字麼。奪與立對。惟立得定。方奪不去。下字原有斟酌。然究竟不出存與養耳。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

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淵爵怎麼分個天人。天爵是天所賦畀。有生以來自然有的人。爵是人世寵榮。有生以後別人加到我身上的。天爵人爵並提。正要發出相因合一處。遂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便依從他。是得則俱得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起念不清。然他既在那裡修天爵。則仁義等功。原未嘗廢。人爵亦自可得。這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非前有為而修。不免敗露。所得之人爵亦亡。是失則俱失了。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秀士升之司徒。造士升之司馬。後世遺規未盡。遂有借為梯榮之徑。

者至於戰國縱橫輩則惟知人爵又不復可語此矣。

商江萬國問終亦必亡。有指天爵言者。若人爵則後世天爵不修而人爵不亡者亦多。恐說不去。答曰。看前面棄其天爵則天爵已。是亡了。如何又說終亦必亡。終亦者。究竟之詞。還是指人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註疏曰。在己者謂仁義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細粱如膏者也。令善也。聞聲名人所聞也。文繡繡衣服也。

淵欲貴。卽欲人爵的貴。這人世寵榮。那一個不要。是人老同心也。然爵有天人。則貴亦有在。已在人之別上。章還是天爵人爵。並論。此則抑置人爵。單重天爵。說人不欲貴則已。旣欲貴。則反求到自己身上。那個沒有貴的。但人只在外邊馳逐。不向自己思忖。正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効貧兒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又與他剖別。說這人貴。不是那好的貴。趙孟能貴我。就能賤我。此全是予奪。繇人自己保不穩的。若是良貴。則絕不繇人予奪。自己儘着受用。遂引詩之飽德說。飽乎仁義。仁義充足於心。就像吃飯飽的。何等快足。今問廣舉施於身。因有仁義。自必有聞譽也。仁義在內。所以把個管菜。吃在肚裡的。比他聞

譽在外。所以把個文繡穿在身上的。比他。不願膏粱文繡。見得自己的貴。這等樣好。更何假人貴爲哉。

商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朱註曰。與。猶助也。

○**測**。這借杯水車薪。以形爲仁之不力。仁是人的本心。不仁是仁的客念。本心自能勝客念。就像水自能勝火。但人常常提着這本心。則客念原不能相侵。若平日都是不好念頭。偶然有些兒好念。要去降伏那不好的念。如何消滅得他來。正猶以杯水救

車薪之火者。火不熄。便謂水原不勝火。則不仁念頭愈加昌熾。是反助那不仁了。終亦必亡而已矣。人還道有這些兒好念在。不知既被不好念所勝。則好念亦必心灰。連這些兒畢竟都喪亡了。可見爲仁須要克拓其本量。如泉之必達。方爲得力。

商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註疏曰。萑稗卽禾中之莖草。其實可食。

測這借五穀之不熟。以形仁之熟。五穀能生人。本是種之美。不熟便不如萑稗。以其不堪取食而失其美也。仁乃元善之長統。四端而資萬物。亦人之所繇生爲種之美者。須要他熟。蓋學之

爲仁。初時在那裡操存。還是生的。直要勿忘勿助。打成一片。不待存而無不存。纔可言熟。五穀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形。仁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心。其功效正相似也。自天爵章至此。皆是論仁。然不曾實訓仁。若何。平時所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皆指此也。又兼言義與忠信。則帶及之者耳。只因不辨受萬鍾。失其本心。故特標天爵已貴。以示隆重。若人爵乃可有可無之物。何足比數。爲仁者須要正。失綿密。以勝乎不仁。造詣純熟。以成就乎仁。庶仁之美者。可無失其爲美也。

商黃衍祚問。仁如何用功。如何見得他熟。答曰。孔門專論爲仁。惟告顏子最直截。如克己復禮。乃是用功。日月至焉。生處尚多。

三月不違。便幾於熟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打成一片。斯時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謂之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教學者。亦必志於教。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趙註曰。較。張弩赴的也。

〔湖〕此借羿大匠之較與規矩。以見師之設教。弟子之爲學。都有個方法。連下幾個必字者。斷乎不容廢也。正意不曾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個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

〔商〕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

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

朱註曰屋廬子孟子弟子

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

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

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墻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

則將樓之乎

朱註曰本謂下末謂上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矣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性不得妻而奪人倫食色之重者也

其趨猶言何但終是也。撲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淵禮與食色並論。以禮爲重。原一定不易之衡。但任人論禮。將禮食與饑死較。親迎與不得妻較。是高寸木於岑樓。重與羽於鈞金。食色偏取其重者。禮偏取其輕者。乃一偏之論。似見得食色爲重。若孟子論禮。將終兄臂與不得食較。樓處子與不得妻較。是齊寸木岑樓之本末。準金與羽之等分。乃持平之論。自見得禮爲重。

商

曾文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趙註曰曹交曹君之弟交者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弟順也曰交得見

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趙註曰有餘師師不少也

○**測堯舜**是人之所望而震者曹交却問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將已與湯文對校討個方法這是何等志氣故孟子卽就他爲字

導引說何須費却閑計較。只打緊氣力去做便了。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皆是吃緊責成他爲。徐行後長。謂之弟。言只走得落後些。有甚麼難事。言弟而孝可知。堯舜之道。格天協帝。萬古無兩人。只道他怎麼樣大。却不知只是孝弟便了。究竟堯舜之道。不盡此。孟子却要就淺近處接引人。所以說孝弟就是堯舜。徐行就是孝弟。其實一勺之水亦是水火。燃泉達正不能外也。誦堯言。行堯行。叫人就在日用常行上做。先說服堯服。總是就淺近處模擬之耳。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言語。幹堯的行事。儼然做出一個堯來。叫他不是堯不得。是卽堯而已矣。又說個桀。見得學好樣。便做好人。學不好樣。

便做不好人。出此入彼。不是究竟。就是禁了。夫道若大路然。照上徐行後長。正是一條大路。有甚難知。歸到家裡。就事親從兄處做。自有一段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莫之爲而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光景出來。有餘師。是就自己所行出來的。便是師。方且用之不盡。何必願留受業。此雖是因假館之說。非禮。故不強留他。然論道理。亦實是如此。

商張右民間。孝弟乃爲仁之本。縱放勳格被。終屬後起。何謂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答曰。孝弟既爲仁之本。便有個爲仁之末。堯舜是本末兼舉的。孝弟之道。推之四海皆準。畢竟也要推去。
○徐逢辰問。論堯舜如何不實究道理。只在衣冠言動處說。答

曰孟子的文章常帶描寫。他正把衣冠言動描寫出堯的模樣來。若實究道理所在。則前面孝弟便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罔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開弓而射之。則已譏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註疏曰小弁小雅篇

高叟之爲詩。按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宜臼也。賊親也。朱註曰罔謂沈滯不通也。爲猶治也。道語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朱註曰凱風即風篇

箭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礮水激石也不可。礮言激激之而遂怒也。

測小弁之詩固是怨。孟子解之以越人鬻弓談笑而道爲疏。其
凡鬻弓涕泣而道爲戚。小弁之怨正是戚之之意。長歌之慘甚
於痛哭。其情無可奈何。發而爲詩之怨。乃本於愛親。故爲親親
而仁也。公孫丑又有凱風一難。不知過有不同。凱風是母之不
能安室。一人的失節。其過小小弁是父之廢嫡立庶。關係宗社
安危。其過大愈疏。言親已疏我。而我不放在心上。是愈疏了。
不可礮。乃河邊礮頭石。闌出水裡。水流過這石上。便激怒跳躍
起來。是以礮喻母。以水喻子者。愈疏不可礮。都是不孝。則怨與
不怨。各有所宜。不可一例論得。因引舜之五十而慕爲至孝。見

得小弁之怨。卽是舜之慕。故以爲親親而無傷其爲怨耳。

商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孫疏曰：宋牼，宋鉞也。石丘，宋地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

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則

商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子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廡子悅或問之屋廡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趙註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儲子齊相也連屋廡子名間隙也朱

註曰書洛誥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後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註疏曰不見儲子

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

測

商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

趙註曰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之功實也伊尹爲湯見首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首之知

是者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處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趙註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也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

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

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趙註曰淇衛地流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高唐齊西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

孟子卷之九、
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勝炙者為燔。孫疏曰：宗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定公曰：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遂於大夫，孔子遂行。

測此是兩相折辨的。淳于髡開口說名實，見得負賢名者應於國有實益，有諸內必形諸外，其意已默寓於此。先名實為人，是以名實為急着，原要利益人國，後名實自為，是不務名實，乃自揣不能為人，止求獨善耳。今夫子在三卿之中，既是為人的了，名實未加於上下，君民俱未得益，而乃去之，又不能為得人來，專就為人一邊，不符名實，詰其不仁。孟子因他論名實在去就處，故說去就亦拘不定，如伯夷伊尹柳下惠，或去或就，各不同。

道其趨向則一。只要不傷本心合着仁便了。何必形跡之同。渾子髡說去就固拘不定。然如魯穆公用賢而國土日削。就是賢者在位亦濟不得甚事。孟子說你道用賢無益。虞不用百里奚便亡了。削何可得。渾子髡說既是賢者。也要做出來看。如那歌哭的。有諸內必形諸外。若爲其事而無功效。還是無賢。有則定然識得他。孟子說你如何識得賢者。如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復因燔肉不至而行。當時揣度者以爲爲肉爲無禮。而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蓋不欲以色荒簡賢之過歸君。而以燔肉之小失遽去。自認個微細之罪。其本意如此。不欲爲苟去。又恐去之無名。終顯君過。借個無禮名色。乃其旁意者。此在不知者固不足道。

即知者亦止知其旁意。而不知其本意。賢者心事。豈易測識。此一難一折。語語相駁。蓋去就大節所關。不容無辯耳。

商部受采問微罪說在孔子身上。孔子原未嘗有罪。似還指君言。答曰。孔子原未嘗有罪。所以下個欲以字。乃其心欲如此耳。若在君。則縱有不是。如何可把罪字加他。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註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疏曰

賞也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倍克多取聚歛之臣讓責讓之後易其

位也討者上討下也布令陳辭以責之伐者敵國相征伐也用兵

行師以加之摻率諸侯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奇

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朱註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曰

也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賓賓客旅行族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

不世官恐未必賢也官事無攝不可缺人廢事也無曲防不得曲

卷之三

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利病隣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朱註曰君有過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明而先意導之者

則

商

管東溟曰樓諸侯以伐諸侯罪不在伐而在樓也上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句則伐者三代盛時之伯所有樓者三代衰時之伯之所爲也若以西伯之事觀之則伐崇伐密亦未嘗請命於紂至於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勝殷大似樓諸侯以伐獨大也若此又順天應人時有適然不可以伯道論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朱註曰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稽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
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註疏曰滑稽慎子名卽慎子宗廟典籍謂先祠常籍法度之文

商 測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商 測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之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註曰。貉。夷貉之人。在楚服大貉。子爲小貉也。朱註曰。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商 測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游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朱註曰。白圭。名丹。當時諸侯有白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測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測執者確有執持不可搖奪所以叫做君子亮是明亮是非疑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去執若是不亮便沒有個把柄將甚麼去執

商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他國乎夫苟好

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與讒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趙註曰：訑訑者，自足其私，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也。

○測孟子之喜樂正子，單是一個好善，然不一直說出，先把個強有智慮多聞識，皆治國之必不可少的說起，那樂正子一件也沒有，此正是文法開宕處。方頓跌得好善之妙出來，好善足乎，單是這一件好善，難道便發了，不知好善治天下尚有餘，故以爲優。何況一國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把天下的善都攝在這好裡面，以天下之善去治天下，有何不寬裕。

又將個不好善的訑訑之聲色距人。讒諛至而國不得治。反跌一下以見好善之果優於天下也。

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次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趙註曰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測

商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趙註曰舜耕歷山三

十徵庸傳說蔡傳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臣遭紂亂隱遯爲商文王於渭販魚鹽之中舉之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以爲相衡橫也橫塞其處於胷中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發於聲若箕城商歌入謂國內也注家法度大臣之家

剛道只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兩句意思。然單單說這兩句便不覺得動情。所以直從千古聖賢之繇困而亨人之改過困之喪亡歷歷說來。而末路方點出正意。以咏嘆之大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人都從困厄中發達。又是引起天將降大任意。乃以故字接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是外邊境遇困窮交集無可奈何。行拂亂其所爲。行者身之所行動爲者事之所營爲。行動如此。營爲反如彼。相爲拂逆錯亂。不得自繇。歷數其處困之極也。心是思慮的心。人當安時心易昏惰提不起。惟極困苦方肯操心慮患。聳動得起來。性是情謙的性。人當晏安時。只要討受用。不能自節。惟極困苦方肯堅忍。

那情性一切嗜好都熬鍊得過能是才能人當困苦受得挫折多真是吃一跌長一識才能方有所增益此皆從困中得來者人恒過不是常人之多過乃謂人情大抵如此困是心被圍困疑團不能打破衡是慮被扞格想路不能透出而後作言方纔肯把心慮抖擻振作將起來色是自己的色面紅色因不覺微於態狀聲是自己的聲長吁短嘆不覺發於聲音而後喻言方纔自己懊恨曉得不是此正解恒過能改處法家是法度的世家繩我以禮法的拂士是拂逆的直臣不肯阿順我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人主一無顧忌便終日般樂息做了所以其國多分要亡這樣看起來千古之窮通得喪歷歷

如指諸掌。乃下個然後知三字。有惕然警醒。喟然太息之意。憂患是人道不好的。如今方曉得生。倒在於憂患。安樂是人道好的。如今方曉得死。倒在於安樂。樂是苦根。苦是樂因。舉世夢夢顛倒。其中人能縱觀千古。大開眼界。又何憂患足以困我。而不早自立哉。

爾倪嘉元問聖賢樂天。心志如何有苦。如虞舜父頑母嚚。只是克諾以孝。殊未見其苦處。答曰。你道他怨慕也。如窮人無所歸。還不苦麼。○程清問行拂亂所爲。既是自己幹辦的。如何聖賢也有錯謬。答曰。看舜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要尋個順親方法。不能也是計無所出。至如管夷吾不蚤去事小白。而先

事子糾豈不是錯處。○錢山問孟子學問得力一在不動心。一在性善。此處反說動心。忍性與前論因何不侔。答曰。心不動須從動來。惟將心操鍊至有定力。方能臨事不動。性原有靈覺之性。有情識之性。惟認識性方能保覺性。正不相悖。○朱大提問。聲色從自己身上看。乃朱註指他人之聲色。似更易見。答曰。色聲若在他入加來。恐能喻者少。惟形之自己便斷無有不喻的了。註疏原如此說。○陳登明問繼體之君。世肖之子。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至死。還是論道理如此耳。答曰。你道繼體之君。只一味安樂。全不帶些憂患的麼。此便如秦二世。隋煬帝。畢竟不免喪亡。至於世間人。只曉會快活。畧沒些憂患。則恣其

所爲縱欲敗度。傲已凌人。何所不至。斷未有不取禍者。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屑輕也。王良傳。往來屑屑不覺煩。

測術是機權。乃巧於用教處。不屑不瑣屑也。大凡言語說得瑣屑。反取人玩。我不屑教他。正使他自去推求。舉一反三。點頭悟尾。卽是教誨他的處在。

尚

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 至 行之章

總測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俱各開說。此盡心章。則合

心與性而約言之。當是告子篇總論。盡心必繇於知性。養性必合於存心。論性皆離不得心。而性又通於天。則知天事天以立命。乃爲性之究竟也。莫非命章。又爲立命發。求則得章。爲存心養性發。萬物皆備章。爲盡心發。行之不著章。爲知性知天發。相連共五章。皆合前旨而申言之。至於求仁莫近。仍與告子篇論仁互見。蓋曰性曰心曰仁。至理總不出此。故多方發明。而終以由而不知嘆息之。中非爾力。知其可忽視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淵。這總是論性。心卽性之所生。乃將來用功的天卽性所繇賦。

乃將來印證的。只完得一個性學。盡其心是心之本體原量同太虛。德富萬有。最爲廣大。能克拓以滿其量而無有缺陷。方謂之盡。這等樣盡心的。必已是知其性了。心止就有生後能知覺者。便是性。則迺乎繼善。乃未生以前。直與太虛相通者。實爲心之本體。人能曉得性量原自廣大。自不爲情識所封。鋼心纔克拓得開。方能盡心。如其性也。是逆推到前而去的。知其性。則知得天了。天與性總在太虛之中。而俱藉一點靈光。以不昧。蓋就形體論。天若甚大。人若甚小。若論性。天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大人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小。能知得性。則我的靈光與天的靈光相爲照合。而知得天了。此是順推到後面去的。然這就造請已。

成的。論他相因之次第。若下手做功夫。却在那裡。在於存心養性。心是提得起。放得倒。着力得的。須要操存他。性漠然無朕。着不得力的。只好勿忘勿助。溫養他。着得力的工夫。在心上做着。不得力的工夫。在性上做實。並行而不悖者。事天者。我把這心性在這裏存養。則我這點靈光。炯炯不昧。直與天的靈光相爲對越。所謂齋明以承祭祀。莫過於此。乃所以事天也。蓋盡心。繇於知性。是了悟歸夫。上達養性。合於存心。是功夫從乎下學。乃繇下學以上達。而既達乎上。則與天通。故能知天事天耳。然生死事最大。人若爲所顛倒。便難用功。故又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人。只因有了這個身。方有個夭壽。夭見得短。壽見得長。我

能在身上提出一個性來，這個性無始無終，窮切不壞。夭壽之在性中，不過幻起幻滅，總一須臾耳。把夭壽看作一股沒底樣的了。脩身者，卽指上面存心養性，能存養，則形色化爲天性，而身亦修矣。此是帶過的話，以俟之者，聽夭壽之自至也。立命是立天之命，前單說天，尚非我所能主張。此說個命，乃爲天之所賦畀。我之所稟受，呼吸繇此相通，我便可主張得來。夭壽不來，則我的本性，不爲生死所浮浪，而頭出頭沒，這個賦畀的命，把柄在我與天相參，而卓然獨立，不至於頽墮，是乃所以立命也。到了立命田地，便能與天合德，而吾性之分量，乃全盡而無餘歟矣。

商狄養謙問。首說盡心知性。次說存心養

身立命。看

來。都像功夫爲何。功夫只在存心養性答。

發其性實

實說個存養。故是工夫。若盡其心者。知其

也二字。一

呼一應。趕下。則盡心就是現成帶過的話了。至於修身以俟之。身字從歿。壽生來。俟之正應轉歿。壽不歿。則修身亦只是承上帶過語。若於修身又有功夫。便與存養判然爲二。反雜亂無緒矣。○沈原沒問心如何盡。可有實指處否。答曰。若要實指。當如孟子以四端言之。如仁爲善之長。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仁。這便是盡心之一端。○葛季真問。盡心與存心如何分別。答曰。始初下手用功。只

可去存心。至於功夫了徹。方能盡心。○將文會問。知天立命與中庸之天命相同否。答曰。相同。乃謂上帝之賦與也。其義已詳發中庸內。○李長齡問。心曰存性曰養。豈存在先而養在後。如存養一時互用。是一邊在那裡存心。一邊又在那裡養性。心性判然爲二。了答曰。存養功夫。原無兩處去分用的。那存心雖是有思慮。畢竟要合着那無思慮的性體。方纔卽存卽養。不至兩岐。○倪嘉賓問。此章是論性學。何以說到妖壽。似又論及氣上。與性無干。答曰。性原不因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正惟妖壽有做一樣。方爲見性。方於用功徹死。更無起倒。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柴世城問。此命字似當作稟氣之命。於壽殀字更切。

且於下莫非命。不必作兩解。答曰。此章原是論性。故命字亦只在賦理一邊看。且說個立字。分明是心性的命。可以繇我植立。若稟氣則一死便罷。觀下命字。只說順受便見。○盛慶遠問。命如何。下個立字。答曰。譬如今人做官。少不得奉朝廷的勅。依着這勅上去做。便與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勅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個立。

管東溟曰。性者心之所生也。心與性之辨。精莫精於內典。曰。隨緣不變。曰。性不變。隨緣曰。心。○既言知性。又言養性。然則知在養。先乎養。在知先乎。曰。唯知故養。唯養而知。乃致也。蓋知性實有二等。有始覺之知。有圓覺之知。孟子知性一言。實是徹上徹下。而性善從良知良能說來。此以始覺一門。問人也。子思說到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方通究竟之圓覺而言之。然皆引而不發。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趙註曰巖墻危險之下。能壓覆人也。桎足械也。

測這個命與上章的命不同。上章是賦理的命。此是稟氣的命。而其爲賦畀之命則一也。莫非命。正應上章說賦理的固是命。稟氣的亦莫非命。蓋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個夭壽生死。却像有生以來。天分付定的一般。故亦說個命。這夭壽生死莫非命也。只要順受其正。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個命。是繇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正字解說在下面。惟是要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險的。墻下。以免覆壓之患。盡其道是修身以俟死的。故爲正命。桎梏。

是犯了法被極酷而死在天不曾要死我我自去取死的故爲
非正命命之正與不正只是順命與不順命之別也這申明修
身立命之意。

商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測去尋求他就得。放舍他就失。這是得因於求。乃求有益於得
的。在我者。我所得。主張正解有益之故。求他有個道理。不可妄
求。得他有個天命。不可必得。這是得不因於求。乃求無益於得
的。在外者。我做不得。主張正解無益之故。求在我。求在外。雖不

明言究竟在我卽指心裡在外乃指心以外世境人只爲馳求於外遂忘却了在我的二者相爲低昂故舉在我在外對較欲人之審所求耳這是申明存心養性之意

商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測我字正與物對乃合物我於一體而不容作分別相也物卽指人物凡含靈之類皆與我靈性相通如觸之卽覺叩之卽應榮瘁之感我輒爲慘舒謂何物與我這等關切可見萬物都具備在我心裡原相爲一體的反身是反到我身上誠是真實

只因人我隔膚未免有虛假相欺。所以要反勘其實與不實。反身果誠實。則心體洞然。八荒我闔。自覺暢快得緊。故說樂莫大焉。人不能到這田地。怎麼做功夫。有個強恕的方法。恕是推己及人。勉強去行這恕的事。仁乃萬物一體。行恕原即是仁。但加了勉強。還未到一體田地。所以說求仁莫近焉。到了仁。則萬物一體而皆備於我者。無餘歎矣。這是申明盡心之意。

商宋存楠問。萬物皆備。畢竟包涵於心。如何下個我字。答曰。人之所以與物分別者。只爲有我。不但自私自利。卽好人未免貢高我慢。惟有我相。遂有衆生相。一經隔膜。不勝異視。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合體做一個來。後來強恕求仁。正力克其我以還。

於皆備之初也。○施惟誠問。上章既說求在我。此章似直指我體。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著落處。答曰。求則得。舍則失。分明指着操存故屬在存心。萬物皆備。強恕而行。是心量原徧滿。分明要推心以滿其量。故屬在盡心。二我偶然相同。不必穿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測〕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工的學者。行之已實落在那裡。行了習矣。又常在那裡行。著是彰明出來。察是剖析進去。比著更深一層。既不著不察。所以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道是什麼。仰前面說的性。天。夫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聖門只子

貢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世諸儒行習者固多能知性天者。罕見其實。知曾乎始終。尤爲要緊者。這是由明知性知天之意。商孫懋聖問知道原有淺深。孩提之童且無不知愛敬者。今必從性天不可得聞。以爲單就用功學者發嘆。恐愈阻人向道的心。答曰。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着力在那裡用功的。道雖可以與知與能。究到精微實聖賢也有窺測不盡處。蓋此原根着論性天來自難淺視。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趙註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爲改行從善之

測

商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測耻之於人，謂人有這個耻，方纔成個人。無這個耻，便不成個人。是這等樣開緊，故說耻之於人大矣。機是掩取禽獸的陷阱，有一個開捩，一撥便動，變是變詐，叠出更爲巧幻，這乃借來形容那設爲陰謀陷人的，爲機變之巧者。謂做得這等樣事的人，就是有着耻之心，也沒處用了。不耻，頂上無所用耻，只這不耻，不如了人，還有什麼如得人來，所以說耻之於人大。

商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淵

商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朱註曰遊遊說也得已言不失已也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測尊德樂義是解說賢者的線路。下面士字乃貴備那爲士者。古之人把個古人做榜樣。是文章的關脉。器乃權欣之聲。只爲當時遊說之士。以人知不知爲欣戚。所以說人知之也。只是歡欣人不知也。只是歡欣尊德是道得於躬。而我自尊崇之。無少屈也。樂義是理合其宜。而我自快適之。無少戚也。內裡是這等樣滿足。自然外來不能動我。則可以當器矣。惟是這等樣賢者。故爲士者。定迥然別於流俗。他能樂義。自窮不失義。他能尊德。自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方能守得此身。不至喪失。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方能道濟天下。以慰民望。故民不失望焉。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爲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古之人。

見非今時說士之比。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就是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說話未免重複。但他只要歸在古人上。提出一個古之人做榜樣。正呼那遊說的人高視闊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隘其胸次也。

頤任九思問。窮達兩境。就是得志不得志。如何復作此二語。答曰。此處重語最多。所以要歸着古之人。便意不重複。然得志不得志。與驚器亦有關係。策士得志便氣揚。不得志便氣喪。而古人則於得志不得志。皆有自得處。所以皆能賢實。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商 淵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趙註曰附益也韓魏

晉卿之富者也欲然不足也

商 淵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趙註曰佚

道謂教民趨農後復其利也生道謂殺大辟之罪急欲生民也

商 淵

孟子曰。霸者之民。騷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註疏曰。虞之爲樂。必待虞度無不自得而已。庸。功也。

〔測〕這就霸民形起王民。故中間單發王民。以贊王者。未復以羈者小補形之。騷虞皞皞。皆是樂。但虞度則出於有心。與皞皞之相忘者。廣狹迥別。其意都在下面。殺之而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功。民日遷善而不曉得那個教他。何等樣皞皞的。因歸到王者身上。說君子所過者化。是他政教所施及。人便變化了。所存者神。是他念頭所存。主人便感格了。上下與天地的神化。一同流行。

豈曰小小補苴其罅隙者哉。乃始終以霸者形王者之大耳。

商、周、嶄開化而無迹卽是神。神化似不分二項。答曰：化卽動則變變則化。其轉移民風處尙有作用可見。神則所轉移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更不假作用。止在宅念之微。認作一樣者非。看作兩樣者亦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

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朱註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

民。仁聲謂仁德爲衆所傳也。政謂法度禁令。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格其心也。

測善政亦不可廢。但以形善教之更勝。政中必不容無教耳。得民財乃是生之有道者。

商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玉篇良善也美也。通註曰孩提一歲之閒在襁褓可提抱者也。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河良知良能千古來並無此名目。乃孟子創爲之說。蓋因世人從學。慮上講求仁義。枝葉愈繁。本體愈晦。故揭出一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贊爲良善。正就本體上指點出來。令人認取。最爲直捷簡易。引孩提之愛敬。乃借不經學之知能。以爲學者用功方法。是直提宗旨之要訣也。人之所不消學問而自然能的。

這個是好的能人之所不消思慮而自然知的。這個是好的知。怎麼見得孩提之童，前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愛其親及其稍長，前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敬其兄。單說個知字，不說能字，能就寓在愛其親敬其兄裡邊了。這個親親就是萬物一體的仁。敬人就是羣動咸宜的義。仁義原該括乎天下，怎麼就把親親敬長，就是人的私情抵當了。此沒有他故，正以親親敬長可以達之天下也。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乃擴充之意。即此一念之愛，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愛，斯以為仁。即此一念之敬，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敬，斯以為義。仁義這等樣極大道理，只在親親敬長，發於孩提稍長時，便是可見知能之良，何等直。

提簡易人怎麼不在此處認取。

〔商〕劉亮采問。良知良能。固是直提易簡。然如博學慎思。亦有知能從學慮中來。豈得謂學慮盡皆不善。答曰。這單要人提那不學不慮的本體。中間雖不廢學慮。卽提本體去做功夫。究竟了手。要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處。則以功夫合本體。學慮仍用不着矣。○鮑之聰問。親長爲仁義。不必說到擴充上。前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達之天下。卽在同然作證。更於無不知能叫得醒。答曰。這也要看口氣。那邊說孝弟而已矣。而已矣字。是個了當的話。說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者字。是個截板的話。乃此處說達之天下也。正如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分明要達開去。如何說不要擴充。然又不可錯認。這達字是用工。此語只要透上面說親仁敬長義。亦是現成的話。

管東溟曰。此章乃孟子悟性善之根源處。其點親親爲仁。敬長爲義。正悟機之所在也。悟機必發於剝然而微。認擴充不知費許多工夫。然後到齊深達源處。俗儒奈何輕借良知良能爲話柄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測這借舜形跡之潤俗。以狀舜心體之獨靈。舜之居深山與木石鹿豕居遊。那時他和光潤俗。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實差

不多。儘幾希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取諸人。以爲善。若決江河。一觸動他機括。沛然莫之能禦。再退却他不住。舜豈是形跡間可窺測得的。

〔商〕楊朝燦問。此章分寂感看。居深山不異野人。是寂然不動。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莫禦。是感而遂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不具上。似形容更爲入深。答曰。子尚未解形容二字。惟上半截虛虛說個無以異於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反失形容之妙矣。○吳希文問。孟子發舜與野人處。正在幾希不覩不聞中。亦自有常惺者在。幾希似不當輕忽過。答曰。幾希只是說差

孟子卷之六
六十一
不多卽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不多。這裡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測」這單要人在本心上直達出來。不爲是木心不要做。不欲是本心不肯欲。人初念未嘗不如此。轉念便許多牽繫。不能依得他無爲。就依着他不要做。無欲就依着他不要欲。人能直達得這本心出來。工夫如此便了。本心之外。不能再加些毫而已矣。者。當下直了之語也。

萬湯自新間。無爲無欲。亦必曾用察治功夫。心上明白的方來。得若常人之心。起念卽不消楚。如何任他硬做。能得無爲無欲。

答曰孟子正爲指點人的本心當下一提卽是一證卽了至於察治功夫雖並行不悖而提宗一喝直是撥眼金針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孫疏曰有得於己謂之德達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神耳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者也

測德慧是德性上的靈慧以本體言術知是巧術上的知解以作用言蓋兼體用而有之疾疾是小病在身就如人在災患中一般人之有德慧術知的恒常在乎疾疾這是何等樣人惟獨孤遠的臣庶孽的子不得乎君親正是有疾疾的其操存乎心危殆而不敢自安思慮乎患深沉而不敢浮淺心慮是這等樣

操練方得靈通故達舉此以爲疾疾而有知慧的榜樣

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測這是分別四種臣品之不同事是君則爲容悅容乃體面上修飾得好事了這個君只要以體面得君之歡心便了若安社稷爲悅是以莫安社稷爲中心喜悅心事只在國事上在彼悅君心而此則悅自心便相應絕惟其爲社稷安危所係故謂之社稷臣然安社稷還只在國家運祚上着念若達可行於天下

乃要舉世生靈咸拯。方纔皆行。不則寧甘隱避。天民是承天之
委托。以待時者。故謂之天民。然達可行。畢竟要遇時。方纔行得。
若正己而物正。則不論遇之通塞。皆要拯世。只端正了自己身
子。存神過化。一切感通於物。自然各正。這是天下俱在他默移
之中。功化更普。故謂之大人。四等臣品。固一步高一步。然卽容
悅。亦非側媚體面好者。當是其臣。俱在好一邊論也。

商唐听問容悅。舊作媚悅。謂何不用答曰。擬人必於其倫。下面
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趙註曰不愧不怍心正無邪也。存養也。

淵王天下。極世上的尊榮。不是說不樂單要形狀下邊的三樂。故說君子有三件快活。而王天下這等可樂的。還數他不到。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承歡聚順。天倫之幸。故爲一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虛體胖。成己之事故。爲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誨。養育之道。有可傳成人之事故。爲三樂。又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深見三樂之可樂。反覆申言而不嫌於重複也。

商金維衡問。不愧不怍。得英才教誨。夫子一身已具備。乃又終日栖栖皇皇。似未見有樂處。答曰。樂亦在其中矣。怎麼說。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趙註曰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
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晬然潤澤
之貌朱註曰盎豐厚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
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測借所欲所樂以狀君子的本性說個欲樂還是從外邊得來
若本性是我自家分定的。逆欲樂也說不上。廣土衆民爲道可
得行君子也要他。但所樂不在這裡。又進一層。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更爲道可大行。君子也快活。但本性不在這裡。性本
人人同具。說個君子所性者。常人本性埋沒。未必能然。故獨屬

之君子耳。君子的本性，雖大行也，增加不得到性外。雖窮居也，減損不得到性內。這是本分內一定的緣故。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於心，衆美俱備，無一欠缺，其生色也，因有在裡面，自必要直達出來，粹然潤澤之貌，發見於面，蓋溢於背，施展於四體，不消告戒而自會得曉喻，手舞足蹈都在這裡面。這乃是實受用處，不從外來取足分毫，豈是世人所能加損。

商朱茂暘問：君子無性外之樂，既云樂之，何又云所性不存？答曰：孟子的書原慣用機鋒，因為形狀性體，把一個極要的極喜的，俱不當數，正極力模寫所性之妙。○陳以禮問：心性是一的緣，何說性又說心？豈仁義禮智還不是性麼？答曰：仁義禮智

是借來形容性的好名目原不得卽認爲性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織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朱註曰四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

測

通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左傳杜註菽畔為時

測易訓容易乃一向耕熟絕不費力易其田疇是無不熟之田薄其稅歛是無過取之賦菽粟積得多所以民可使富足食之以時是有個時候而不多食用之以禮是有個禮制而不濫用積下菽粟好去交易所以財不可勝用這都指菽粟又借水火以形菽粟說民非水火不生活這等語切昏暮叩門求水火無

弗與者，只因他至足多得緊，所以不至吝惜。聖人治天下，更無別法，只是使有菽粟如水火，使者即上面易其田疇等事也。菽粟果如水火，則民皆有無相通焉。有不仁者乎？仁字即是以菽粟相周濟，不必說深，此可見菽粟不徒全民生命，亦且可挽回世風治天下者，宜首務也。

商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趙註：只關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鄰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朱註曰：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測這都是借喻。借喻中即含有實義。若明指處只在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二句。通章文勢錯落。而意義實貫。要曉得他虛實相生。若合若離之妙。登東山登泰山。是借來形容他造詣之高。造詣既高。則俯視一世。見地自廣。所以小了魯。小了天下。既造高識廣。人怎麼測度得他來。於是用個故字。按下觀於海者。望洋無際。凡水不易比量。雖乎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仰高莫測。凡情不易度量。從那裡去指點他。難乎爲言。然雖難測度。觀他自有個方法。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看了水的波瀾。測處就可曉得水源的深廣了。日月有明。觀他也有術。可容那光的罅隙處。必照入焉。看容光必照

的所在就曉得日月的光明了。觀水觀淵，卽頂上面觀海來。從海裡去觀，終廣淵難看。從波瀾處觀，便近取易識。日月乃因觀水的觀字，耽帶下來。是皆以一隙而窺見其全體。所謂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皆就此一隙觀之矣。旣測識得他來，便去用造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滿此科，必不能行到彼科。又借水影個造詣之方。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就章美，使下學有得，必不能上達成章。乃克實之謂美。後來美大聖神都從此達上去。如水之盈科方行一般。達到盡頭處，就是登東山泰山之高。而與孔子之高齊肩了。總是聖人之道，雖至高難仰實有隙易窺。學者必循乎始基之程，方能陟最高之域也。

商曹觀文問註大而有水以漸乃至何爲一槩不用答曰此章
只有遊聖門志道可提出作主其餘當因文爲義登東山小魯
登泰山小天下分明狀他造詣之高故難於測度遊聖門者難
爲言所觀海難爲水正難於測度之意觀水根上觀海起下流
水而以觀日月比量所重原在觀字是觀聖人者用此法以測
度之不成章不達猶不盈科不行成章亦是上達之法正應轉
登東山泰山之造詣也本文語言錯雜必如此條序安頓若大
而有本及漸字覺難插入○沈自駟問此達與夫子下學上達
之達同否答曰此處只說個達雖是活的然照着那孔子登東
山登泰山方是達的盡頭則此達當與上達無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

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註蹠曰孽孽動
蹠也蹠盜蹠也

測千古人品之懸絕莫過於舜蹠說個舜皆以爲至聖不可及
說個蹠皆以爲盜賊必不爲然其起初實差不多故特就雞鳴
說雞鳴起者一日之初念爲善的就是舜之徒爲利的就是蹠
之徒但就念上看孳孳者前念未已後念復續畧不放鬆然此
要看得輕只初念之不斷耳徒不是徒黨乃說舜這一類蹠這
一類的人欲知舜與蹠之分沒有他故只在那利與善的中間
起念在利原卽與善相隣起念在善原卽與利相隣出此入彼
間不容髮人的起念處只道隱微可忽不知關係終身人品之

大學者可不致謹於斯。

商卓人月問人性只有善。今說利與善未免有善不善相對似與性善之旨不合。答曰：這要看那字樣。從他念頭起處說。所以把個利來相對。若論性是指那不起念處。只得一個清淨妙明。的本體。故只以善言。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趙註曰：楊子。楊朱也。墨子。墨翟也。摩頂放踵。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子莫。魯之賢人也。

測千古道術。不外於利己利人及人己兼利。春秋時道術不明。

紛紛去求道。都各執一端。自操門戶。所以有三者之不同。楊子專取着爲我。便拔一根毛。有利於天下。只是不做此成。甚麼道術。他的立論。乃是說人人自爲。而天下治。然終是自了漢。於世界何益。墨子兼愛衆人。摩與磨同。乃所磨頂顛。自上直到脚下。利得天下也。去做此。雖於世有濟。終是從井救人。子莫執中。是執爲我兼愛之半。而取其中。似乎與道爲近。然中須有權。權乃因物稱量。該爲我就爲我。該兼愛就兼愛。執不定的。執中沒個權。與爲我兼愛的執一。便一般樣了。所惡執一者。爲其賊害於道。道無所不該。爲我兼愛執中。都是道所不可廢。今舉了一件。把道中的百件都廢了。所以爲賊道而可惡。蓋其時儒與道俱

倡教於天下。而釋氏後來。遂三教鼎立。楊子墨子子莫各執一端。各彷彿三教之似。楊子乃道家之外道。墨子乃釋家之外道。子莫乃儒家之外道。後世儒者。徒知執楊墨以闢佛老。而不知舉一廢百。自己先落於子莫之中。道術之弊。孟子千餘年前早已道破。

商韓衡問堯舜以執中開道統。何子莫獨以執中爲病。答曰。堯舜的執中。根那惟精惟一。是有權的。子莫的執中。對那爲我兼愛。是無權的。何得強引作證。蓋中原是活的。有權方可取中。中是定盤星。權是稱錘。此處正可相喻。

管東濱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一途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

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取爲我求世學多爲人而揚子之所取者爲己之群也。拔一毛而利天下謂損心體之微毫而有成功於天下故其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敝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捐。舉國囚者故無君。摩頂放踵自頭至足無一不捐也。捐全身以利天下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敝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說。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戰國佛敎未來老教亦適於佛。故楊墨皆出於老氏而純歸於老。老不可何者。今世功名富貴之濫觴孔灑亦胡得歸咎於吾孔子也。子莫之學又如何。曰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率萬化而立極也。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可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之立己立人之作用亦相近。唯精義入神之造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宋元以來諸儒凡學孟子而未至者。高必入於子莫。下必淪於楊墨。而誰其察之。今至名利有根仁義無根。則楊墨子莫之罪人也。悲夫。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測飲食自有冲和之正味說個甘食甘飲覺得這等好吃便不是飲食的正味是未得飲食之正乃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人心亦然人心之害小之受嗟來踴躍之釐豆大之受非禮義之萬鍾只說個饑渴不消又添出貧賤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將來做心的害則肚皮熬得過脊梁駢得起便目前不及人學問造詣總不濟然有這根器到底造得上不及人不足為憂矣可見淡泊嗜欲乃是為學根基

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朱註曰介有分辨之意直道事人是其介也。

測

商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孫疏曰七

尺曰仞。

測有爲未實指照下及泉看乃是要深造而逢源當指着爲學的有爲者必須透徹源頭方得他受用譬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穿及泉源猶爲廢棄的井也把從前功夫都枉費無用豈不可惜。

商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朱註曰歸還也有實有也

測性是渾然性體非不有個身在。然他形色即是天性。單在性上用事。只好說是性。身是實落在身上。非不有個性。然遽難得力。如所謂視聽言動之請事。只好說是身。假是假借名義。非不有個性與身。然他只在事上用。鋪排一個體面。故說是假。久假而不歸。歸到甚麼處。如假仁就歸還到仁上。仁方爲我。有他。今久假而不歸到本體。人都被他掩過。惡知其非實有也。孟子平日論霸。止爲其功業之不大。此則窮其心術之不純。蓋此以道術論。故所辨更微也。

商李長齡問性與身原離不開的。堯舜專屬性是身外之性。湯武專屬身是有性外之身。何分析若是。答曰。堯舜原只消率性不必管身故專說是性。湯武全靠修身尚到不得性。故專說是身。下字只一偏重而意義包含無盡。然性亦可該身。身亦能返性。原無有不合。○程雲登問。假仁既久。如何一時歸得來。答曰。我欲仁。斯仁至。怎麼說。曰。假的畢竟歸不得。曰。不假就歸。有甚麼歸不得。况假字尚有辨。如假我數年。不過借他來成我之學問。五霸尊周。亦是借他來成我之功業。雖多一借。尚與鄉原欺世之假相徑庭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顧。放太甲于桐。民太悅。太甲賢。又

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朱註曰伊尹見也不斷言太甲所爲不順理也。

商 測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趙註曰詩魏國伐檀之篇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商 測

上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禮記曰：整齊王子尚志，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測王何事，泛問士幹甚麼事。志是心之所向，尚乃尊尚之，不卑瑣也。仁義而已矣，至末雖就事言，根上文尚志來，須在志裡說。教一無罪，取非其有，以為非仁非義，而所居所行，自必在於仁義。大人之事，不外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今居仁由義，便把大人之事，已完備於此。一志而大人之事都該，豈不是尚志。

商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日仲子陳仲子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

趙注

測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荜腹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趙注曰桃應孟子弟子。跖草履也。敝喻不措。

測桃應所問原是不必有之事其言近戲若以正答則舜爲天子時荜腹已庶豫安得殺人即使偶然殺人在皋陶安可以法加

他然此不過一常人能答之耳。有何意味。孟子就他戲問。卽以戲答。說管他做甚。擊了他就是。執之而已矣。因一執字。下而又生出許多波瀾。轉折來。乃送一難說。舜難道看他執。絕不禁止。孟子說。夫舜怎麼禁得。法者天下之公。自古至今。相傳下的。夫有所受之也。又送一難說。舜既不禁。却怎生自處。孟子說。舜只以親爲重。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必將竊負臂膊而逃。遵海濱而處。得免父於死。便終身欣然快樂而忘了天下。其大肯乃說聖人心事。固要全法。尤要全親。雖天下這等富貴也不顧。可見人當變故。但發乎至情。縱極難處。亦自有善處之方。究竟臂膊豈有殺入之事。舜豈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理。特就戲

謔之中。推出人子一段迫切的至情。正是文章之妙。極奇極幻。大類莊生之文。後來因有竊負而逃。便說群臣請他轉來。卑陶不執了他。舜復爲天子。這真是三家村學究之言。豈曉得讀聖賢書的法則。

商周德問。劈頭說個執之而已矣。分明重在執法。天子旣不得禁。則惟有竊逃。庶親全而法亦全。此專爲伸法。若云舜之至情。則他章言之已悉。何必借不必有之事想造。答曰。你道臯陶真個去執他。舜真個要逃去麼。此成何世界。後來看書的。說群臣請問。固可作笑柄。卽議親議貴。亦是假話。難道天子父殺人。真箇發與士師去議。再戲謔乎。痴人前便是說夢。張杞曰。然則爲

天子父。可一任其殺戮歟。曰。偶然殺一人。自當涕泣而道之。若多行妄殺。則平日順親之功。安在。能爲孝子者。其父必不至此。然如人彘異變。惠帝見之大哭。因病卒。以促壽。事出萬難。心艱一割。乃人子必無可奈何之遭。嗚呼痛哉。痛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朱曰。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睥然。見於而益於背。居。廣居者。然也。埴澤。宋城門名。又引此爲證。

測

商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朱註曰交接也豕食也獸謂大馬之屬拘留也

測恭敬在幣之未將預先有此心乃是其實若幣交時方恭敬卽是虛文故謂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商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測形是五官百骸色是顏色及周身的運動都是性加個天是性繼善時通乎天命者乃靈覺之性也這天性寓於形色中原是合一不離的故說形色天性也並不加一配合語在常人一

剛情識用事填滿了這形色。將天性揀在一邊。賢人有意去制形色。非禮弗動。還不能到合一處。惟是聖人不思而不得不勉而中。眸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把形色中都是天性貫徹。踐者踐履。乃充滿其中。所謂形神俱妙。事理雙圓者。故非聖人不能下句單說形不說色。色就該在形裡了。

商在九宮問。天性是空虛的。如何可着形色在裡面。答曰。不問卽色卽空。卽空卽色。空色果是兩橛的麼。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居

曰子庶生之母死迨於嫡母而不敢終喪是有所祭而不可得

測

商

管束其日齊宣所欲短之喪蓋母喪也古者父在則爲祔服非
於父也宣王無所處而欲從其故蓋子非之至於下子之
生母死其服制原以三年爲限而其制爲請數月則尤無之短
者也孟子矜之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其詞情孔剛矣蓋至我
國朝始均嫡庶母以三年之服真可謂盡人子之性者士生斯
世而有不移孝爲忠者非夫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

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宋註曰時雨
及時也

與與材同

測君子的設教。因材而篤。不止一端。所以教者有五。時雨化之。比之於苗。人力已盡。天時亦至。只當那亢旱。有個欲長未長。鬱勃難舒之意。得遇着及時的雨。便勃然而興。在學者。乃是功候已到。一語就能點化的。成德。是他在德性上脩持。我就他德性琢磨以成就之。達財。是他在材幹上操練。我就他材幹引導以通達之。答問。因他來問。我去答他。私淑艾。得其嘉言善行。私自淑善艾治。生不同乎時地。而聞風興起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乃總承上文而結之。時雨化是最上者。成德次之。達材次之。答問又次之。各有個淺深高下。獨私淑艾者。前數項都有。乃隨其人之分量以自得耳。

商

公孫正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殺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趙註曰發率發

弩張衛表字之正體也朱註曰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

測道則高矣美矣總是贊他高故下面單接高說宜若登天之不可及欲其少貶從卑使彼庶幾攀及而孳孳去做得孟子說立教自有一定的法大匠不爲拙工改廢運斤的繩墨羿不爲拙射變易彎弓的殺率君子的教法只授以爲學而不告以造道如引滿其弓而不發矢那矢在弓上自躍如欲出引是教者

居其半。不發。是學者居其半。故說中道而立。能者。是會得的。究能依我的所引。發將出來。因而從之。這全要學者自去做。教者如何盡替得他。

〔商黃金聲問〕道原高堅前後。不可爲象。卽顏子欲從末由。緣何就說得能者從之。答曰。能原徹上徹下。泛就會得的。便可說。顏子費了許多氣力。反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呼卽唯。難道曾子地位。反高過顏子。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朱註曰。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測〕殉道殉身。總是道與身合一不離的。天下有道。是我身子做

得主出來用世道便跟隨着我身子。天下無道是我身子做不得主。凡進退生死都未可必。只好把道來做主。以身去跟隨着他。總之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道。再離不開的。未聞以道去殉了他人道。那裡有殉人的。只因當時策士說之以王道不悅。說之以霸道而悅之。故為以道從人者而發。

商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註曰：滕更，滕君之弟。有二謂挾貴挾賢也。

測

商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朱註曰所厚所當厚者也。

淵

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淵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恤如於禽獸不忍見死食肉及敵惟毀蓋之理仁是萬物一體如因民之利而利之說得極寬廣親是親厚如情融惠結敦睦不携要不過本族而已君

子之於物也。只去愛他。而弗仁於民也。只去仁覆他。而不親親。乃加那同宗的親。而於民止用仁。民非不欲親。恐恩竭於民。親反無所施了。仁乃加那一體的民。而於物止用愛。物非不欲仁。恐恩竭於物。民反無所施了。君子之用情。雖若有所靳。正使無所遺。推恩有等。乃善其施於不匱者也。

商朱焯問。昔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前不慮章曰親親仁也。看來愛仁親三字。有何分別。答曰三字分配在親民及物上。便有分別。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趙註曰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

測

商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朱註曰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

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測

商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止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測

商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朱註曰武成別書篇名策竹簡

也。作杵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

測孟子見武城有血流漂杵之言則然動心因會意斷說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武城垂世之經我也只取得他二三策怎麼緣故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伐紂人心自然歸服何消到那血流標杵的田地可見殺人之事就是伐暴之舉敵國之人亦不可亂殺武城血流標杵之言非可以爲訓也然武城所記未必謬孟子只是要杜人輕殺之心耳

商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註疏曰革車兵車以皮爲飾者也

賁勇士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無畏寧用言無驚畏我來安止用也若崩駭角類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未註曰制行伍曰陳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測

商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測

商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註疏曰糗乾飯也茹食也衣袵衣舖蔽綿繡也果侍也女侍曰僕說文果作僕

測千古聖人惟舜處富貴貧賤之極故把他兩下來形狀說舜

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絕不想着後面的富貴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絕不想到前面的貧賤。總見富貴貧賤一視，借舜來狀個隨寓而安的模樣。

商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測

商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趙註曰：禦暴，護閉非常也。爲暴，征稅出入也。

測

商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註曰不行者道不行也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測

商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測

商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疏

曰苟非其人非好名之人也。

測名利原不能兩兼。在好名的人。能把千乘這等大國。也都讓得。苟非好名之人。就是些小的簞豆也。見於顏色。名原是不該好的。但較之好利還勝些。

商陸夢龍問。人若好名。則凡欺世盜名如鄉原。何所不爲。視好利者。其害反甚。何以取之。答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乃等鈞金與輿羽。未爲平論。且苟非人句。接好名之人。方直截。註疏原如此講。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測國家全藉人以幹理。若不信仁賢。雖有亦如無人的。一般。其
國空虛。禮義有一定的等分。若無禮義。則上下等分。雖在。人都
去。素亂得他。上下便亂了。政事是理財之方。若無政事。則開源
節流。沒有個方法。財用便不足了。三民只是平開。不必穿插。

商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測

商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
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

盛既滿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朱註曰社上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

以祀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變置社稷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測就世法看來則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却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個證佐得乎丘民是天下民心歸向大家擁戴他爲天子若得乎天子諸侯不過與他爲諸侯大夫便見視民之所與遠甚了君爲社稷而立若諸侯無道危了社稷則當更立賢君變置諸侯君如何比得社稷來社稷既受了民的祭祀自當爲民捍忠而旱乾水溢則當毀其壇壝變置社稷社稷如何比得民來可見民爲貴而社稷與君通輕真是千古不易之確論蓋欲爲君者識此

不以位爲得肆之地也。

商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頌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昏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趙註曰親夫親見而薰炙之。

○**柳伯夷**柳下惠原無事功德業可見。孟子獨舉他爲聖人。正就下面風字上。見得他風世之遠。故說聖人百世之師。是創爲之論的。下邊緊接故聞伯夷之風者。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聞者莫不興起也。可見流風餘韻。卽百世之下。猶然感化。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此句正證上面聖人百世之師。而况於親炙者乎。當時夷惠親炙。原無可見。孟子反從他風化之遠。想到親炙之近。上來。正是從實證虛。而愈見其爲聖人也。

商

管束真目。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當世者謂之顯。贊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贊神明。二氏之教之不可廢於天下。亦以此。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通天地萬物而爲仁。具血氣心知而爲人。人只認有這人。反與仁隔。生分別相。不知惟有這人。方纔我的痛癢。能通舉世的痛癢。我的欣戚。能通舉世的欣戚。萬物一體之理。卽具在七尺。

不死之形。故說仁不是別的。就是人。可見仁與人原是一個生的。合而言之。把這有生之理。合在有生之形上。方通得徹行得去。坦然遊於四達之衢。故謂之天下通行的道。

〔商〕陳頤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所謂非人弘道者。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錄言所謂人能弘道者。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趙註曰。君上。孔子也。君臣皆爲上下。

測

商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怕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趙註曰：不理於口為

衆口所訕也。無傷，密已之德。口無傷也。朱註曰：詩，即風栢舟及大雅緜之篇。悄悄，憂貌。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比夷雖不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測理是分辨不理於口，乃不分皂白，溷然誹謗，故以為無傷。但是為士的，便不得於流俗。見憎於人，因茲故衆多其口。又引栢舟及緜之詩為證。把孔子文王當之。正見士茲多口之憎，而無傷於士者。

商鄭尚囁問，不理於口，正宜教以自修，止謗，何云應有此憎。答

曰。這只看個理字。說不理。是全無條理。一味亂加來的。所謂浮議者。乃被他搖動了。假使當國家事體。如何主張得來。若謗出有因。怎麼不要自省。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註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測

商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朱註曰。徑。小路也。蹊。大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路。大路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

測

商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

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朱註曰尚加尚也言禹之樂過於文王追蠡紐也蠡商木蟲也言禹時纜

在者鐘紐如蟲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統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山之故其轍迹深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也

測

商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

士者笑之 趙註曰孟子嘗劾齊王發棠邑之舍以賑貧今齊復餓
國人以為將復動王也卒後也未註曰手執日搏之通
也山曲曰峭要彌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商 測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測性與命者稟於人爲性賦於天爲命原是一個若分言之不
惟性命是兩樣就性之中亦有兩樣命之中亦有兩樣要割得

歧路分明方認得。宗主歸一性。有識情之性。有靈覺之性。性是
本然靈覺的。只因有識情。舍在裡面。所以把外邊境界。都攬取
進來。如人無端。忽憶及生平經歷境界。就夢魂中。陡然現出舊
時光景。於是觸境而動。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
不是境能引誘我。乃是我識情。自去攬取他。此乃識情之性。靈
覺之性。是我生來具足。如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情。人皆
有之。觸之即露。可見仁義禮智聖。原是性所自有的。此乃靈覺
之性。這就如一碗水。原是清的。被泥水在裡面攪渾了。要分別
他那一邊是清水。那一邊是渾水。而其爲水則一。就性中分一
個覺性。一個識性。別白他開來。命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人

得氣以生氣就賦在他身上有旺氣有衰氣有得氣多有得氣少所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有受用的有沒受用的有畧受用而不全的。這都是命中制定此乃稟氣之命賦理之命天生我這人就望我克全人道參贊化育在天爲乾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聖理之流行有偏全純雜全而純者仁義禮智聖渾然具備偏而雜者不能克全都在好一邊。而但有差等此乃賦理之命這就如父之於子或與之以養有衣食豐足有衣食缺欠或與之以教有師保義方全備有師保義方不全備皆是父之所命就命中分一個稟氣一個賦理別白他開來是性樣說性與命各有兩個所以千古學術多端皆起

於此。孟子獨一言以剖決之。說耳口鼻四肢。這也分明是性。但有個命爲限制。君子不謂性也。不把他筭做性。奉命作主。將性撇在一邊。仁義禮智聖。這也分明是命。但有個性完具於我。君子不謂命也。不把他筭做命。要克全這性。將命撇在一邊。所以孟子一生論性。獨以性善爲宗主。而不以情識爲夾雜。論命獨以天賦爲順承。而不以稟受爲推委。性命端的是一個。惟剖析得精。方主張得定。孟子學問。獨得千古聖學之真傳。端在此也。智之於賢者。不必改作否字。只是智有到不到。聖人之於天道。在聖人原與天相合。但有先天而天弗違的聖人。有後天而奉天時的聖人。只是安勉之不同。

商郊尚友問情識之性是不好的。所以別他不謂之性。靈覺之性。是好的。所以別他有性焉。其分別之故。易見。若稟氣之命。是不好的。何以反說有命焉。賦理之命。是好的。何以反說不謂命。其分別與論性。不合。似不可解。答曰。此乃將命與性對治。命當聽之。天提稟氣之命為主。則情識之性。不與命爭衡。而命乃可安。是以命制性者也。故雖不好的命。亦不敢違。性當盡之已。提靈覺之性為主。則賦理之命。不將性限制。而性乃可盡。是以性制命者也。故雖好的命。亦不敢聽。蓋各因所重而畸勝之者。○張殷甫問性與命原無兩個。故以口耳等推之。以至於命。以父子君臣等攝之。以入於性。此正性命合一之旨。答曰。一性耳。而於

耳目口鼻等說性也。於父子君臣等。又說有性焉。一命耳。而於耳目口鼻等。說有命焉。於父子君臣等。又說命也。既同是性。同是命。孟子何不總言之。而乃各各指點。正欲於同中辨異。務令分別得清。乃能取舍得當。於是撒下了一處。說不謂性。不謂命。單提起了一處。說有命焉。有性焉。是命雖有二。而止認一稟氣之命。性雖有二。而止認一靈覺之性。則二而仍歸於一矣。然豈惟命與性各歸於一。卽命與性更可同歸於一。只要認得一個靈覺之性。所謂有性焉者。則轉識成智。合性爲一者在是。以人達天。合命與性爲一者。亦在是。子所謂合一之旨。未嘗不可。蓋惟剖析得開。方纔滙合得能。故也。○劉日曦問。性與命各有兩

個乃如真心妄心之說。會了真心。安覓妄心。答曰。依真起妄。妄心原都從真心變現。故可分爲二。亦可合爲一。○姚思孝問。靈覺一動而後有情識。情識熾然而靈覺仍不變不動。是靈覺與識情原非可相對。卽如水喻。水與泥豈可相對之物。今抑靈覺以對情識。竊未解。答曰。只因木覺之性被情識攪在裏邊。不得清楚。所以要別白他出來。說這是情識之性。不謂之性。泥水之喻。原非相對定去了。泥水復還清水。就是除去了情識。復還本覺。究竟止得一本覺之性。○張鶴舉問。聖人皆德造其極。如何於天道又有不同。答曰。爲風根各有獨重。如清任和與時中原。自相別。葛孟真曰。若論爲。恐連天也。恐難盡。主曰。若盡。緣得天。

世人個個皆聖賢。纔是上帝降衷之意。而其實不能。可見不特
富貴福澤有命。卽做聖賢也有命。但只認定一個性。則自我作
主。造物可移。故說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煞甚說得有主張。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
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
四之下也。

測可欲乃解釋善字。不是訓樂正子之爲人。大凡不該欲。卽是
不好的。惟該欲方是好的。是毋自欺之本體。故謂之善。有諸已
未嘗無功夫。乃善實有諸已。是誠意的學問。故謂之信。充實是

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美在其中，故謂之美。充實而有光明輝映，乃誠而至於形著明，發越將開來，故謂之大。大而化其大之之迹，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德造其極，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乃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神妙不測，謂之神。此章與中庸誠之者進道之等級一例。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是善信之中。美大聖神之下，是道之程。有此數種，如登九級之臺，當步步向上，不可得少爲足也。

商夏禮中問善信原是本體。美大以後，逐步充拓，方是用功夫。答曰：這要看逐句之謂字，乃是釋其名，不必說功夫，亦不必說本體，只要就造詣上分別個地位出來。充實以後，自然有功夫。

難道有諸已絕無功。夫總之在此處。原不道及。○陳作茂謂大
而化之。云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云不見而章。此俱是至誠。何以
如是分別。答曰。大而化之。只在一身造詣上。故配不勉而中。聖
不可知。便將天地民物氣運。都自我轉旋了。故配不見而章。在
中庸原是一樣的至誠。因所言境地有別。借來分證。就說兩樣
也不妨。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趙註曰。逃者去也。去
邪歸正。故曰歸。並憐
也。如追放逸之豕豚。還之入欄也。

測楊墨謂何要逃。蓋墨子兼愛。他力量做不來。自覺煩苦。料他

要逃去了。楊子只是自爲簡而易行。故必歸於楊。楊子爲我。於世法上終行不去。不得通達。又要逃去。儒者人已兩利。故必歸於儒。歸是他來歸向。斯受之。合爲一家就罷了。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入竝而又招。招者招呼。把他既往的。復聲言其非。反失了大道爲公的氣象。

商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瘠。用其三而父子離。通註曰。征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絨。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養之役也。

測。布粟力役等征。必用一緩二。若併用之。則民有瘠。父子離。利

害立判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爲非制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也

商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必及身

測

商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測

商

孟子之廉館於上宮有業屨於彌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濠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註曰上宮樓上也業屨之有次業而未成也彌上置之窓牖之上處匿也以是學道之心來至則斯受之不保其異心也

測

商

孟子曰人皆行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行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朱註曰：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爾汝人所輕賤之辭，必有漸。念而不肯受之之實，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飾。

測此論擴充其本心，最爲直截痛快。仁義原是人的本心，就是極殘忍的人，也不無惻隱之心。皆有所不忍，就是極卑污的人，也不無羞惡之心。皆有所不爲，這但是一隙之明，就一隙處通到那全體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就是仁義了。無欲害人，是不忍之最重者。無穿踰，是不爲之最重者。又舉此二端，以申明上意。人再沒有要害人的心，就是在那裡做害人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欲害人的心，正是以所不忍達。

之所忍仁便不可勝用也。人再沒有要做穿踰的心。就是在那裡做穿踰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穿踰的心。正是以所不爲達之所爲。義便不可勝用也。仁是本體宗主。惟一義乃作用。岐路多端。故又把義的隱情推究出來。爾汝稱呼。人常面只得受了。木心畢竟不欲。這是他實處充無受爾汝之實方。繞於一切隱忍者。俱不做。心地到處光明。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不但常人就是爲士的一語。嘿之間。未該言而言。是把我的言去。飾取人隱情。該言而不言。是把我的不言去。飾取人隱情。這都是竊人之意。與竊財一般。是皆穿踰之類也。前充無穿踰是極重的。此充無受爾汝言不言。飾是極輕的。義之隱情無不

充而仁之能充。自不言可知。

商高允升問。不忍不爲說達。無害人無穿踰說充。有何分別。答曰。達是足此通彼。充是踈虛積實。惟達乃能充。惟充乃能達。亦不妨互見也。○張國縉問。爾汝之實實字。還指無可輕賤說。蓋爾汝是名。我實有可受處。是實答曰。這又在道理上論了。如此必須聖賢纔能充。孟子正要在人情淺近處撥動。卽如庸常人。那不甘受爾汝的念頭。個個定有只消從此處充去。更覺得心下懇切。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孫疏曰帶者屬之也於人身者也故取喻
不下帶也。所以喻人之身也。

〔湖〕大凡人之言行一樂近且約不免失之淺陋一樂遠且博不免失之荒唐惟是所言淺近而指意悠遠者這方是好的言語叫做善言所守簡約而設施廣博者這方是好的道理叫做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帶這等切近於身而道理無不存焉此即言近而指遠者君子之守修其自己之身人人亦各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即守約而施博者言是虛的守是實也所言不離於所守故單把守來反說一番人病舍其自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要人去修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自己反不去修

身此又爲不守約而務博施者作一叮嚀耳。

商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朱註曰經常也。回曲也。

測性者與性之不同性之是論造詣。性者是論人品。然究竟只一樣。堯舜本體渾全。不假修習。現成是一個性。故說性者。湯武。舜克己復禮。反轉來的。故說反之下。而正發明性。反處。動容周旋中禮。是舉動容止之間。周圍旋轉。無不中禮。乃是他性反之功。已造其極。盛德之至也。就如那哭死而哀。非感於生者而自

然哀的經常之德不圓互非以干求爵祿而自然不圓的言語必定信實非以端正其行事而自然信的自哭死至此皆發明動容中禮之意總是歷指其無爲而爲不假勉強纔見是性上的作用性者固得於現成反之亦必造詣到此方爲與性相合如有一毫勉強便爲五霸假之叫不得性反之聖人了君子乃指後之學者法是一定之則卽上文動容等學問到了證性方沒走作可以言法君子但照這個法遵行用功以俟其天命之自至而已矣這是學問的事胡何說到命上蓋人的所遇不齊則所行亦各別就如堯舍子而立舜非以要膺天下之名也舜孝親而瞽瞍底豫非爲自己之玄德可以升聞也湯武之放伐

非以利天下也。皆所值之不同。以各盡其當爲之事。是命不徒爲後之君子立法程。且以發明堯舜湯武的心事。

商唐林問。動容中禮。舊主性者說。行法俟命。舊主反之說。今以性反都在動容內。行法另指學者何也。答曰。反之乃反情合性。少不得要到無所爲而爲。合着性的本體。纔是。若尚留些地步。不到那自然處。便說不得個反之所以。動容周旋。總是發明性反的聖人。下文說個君子。分明指後來學者。行以俟命。分明教人用功。若湯武則止宜就現成說。語氣恐不相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馳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趙註曰大人當時之尊貴者也方丈食則於前方一丈也古制古聖人所制之法

恭儉也朱註曰檟柯也題頭也

則

商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則養心照下存不存看乃謂存心也心只爲有欲引之使動不得自在要養心當用何法莫有善於寡欲蓋欲之寡不寡卽關存心之寡不寡其爲人寡欲心雖有不存亦寡其爲人多欲心

雖有存亦寡。數與寡字相應。總以欲與心互爲低昂。彼低一分。則此昂一分。論其消長之大較耳。若究到極盡處。則須如聖人之無欲。而心自無不存。不得以寡言矣。至養與存之別。心原不是硬捉得住的。必優游恬養。使之安適。方能有存。故於欲亦只言寡而不遽絕。總皆養之之法也。

直陳剛問欲字。若說是耳目之欲。是不能寡的。若說是非禮之欲。是不待寡。直須盡克去的。今止說寡字。正恐一欲方過。一欲旋起。欲之塵根。如何得斷。答曰。這不要。把欲字死煞看。只就心與欲的分數。低昂處較量。故各用寡字。相爲呼應。大凡人一時不能無欲。絕之又恐逆心。且只寬說個寡。寡之又寡。則至於無。

故曰理雖頓悟。事則漸修。但此段意且不論及。○包元錫問。欲則心枯槁。多欲則心紛馳。乃較量斟酌。而云莫善於寡。正養心之要訣。似不必又推到無欲田地。答曰。若謂欲不要盡。無只說個寡。難道心也不要盡存。謂何亦只說個寡。

魯皆皆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朱註
羊棗實小黑而圓。肉薄而切之爲膾。

測

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狃乎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魯曾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滯之士而與
之是狃也是又其次也

朱註曰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琴張魯曾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魯武

子死魯曾倚其門而歌牧皮未詳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不能覆其

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

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朱註曰原與惡同鄉也鄉里所謂惡人謂

之鄉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萬章曰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闕如奄人之奄用裁之意也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

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趙注曰莠之類紫似而佞人言飾似有義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朱赤也又歸也

淵道發明孔子思狂狷損鄉原。只在真似之辨。萬章從孔子在
陳思狂士說起。進取不忘其初。謂進而取法。永不忘其初。孟
子引孔子嘆中行之言。見思狂狷爲中行地耳。何如斯可謂狂
矣。是問人何以謂之狂也。是問行嚶嚶。乃誇張之意。古之人古
之人。乃動稱古人。不肯自安儕俗。及平常考其行事。却又不能
掩蓋其言也。屑訓動作切切。又訓輕。不屑不潔。是不切切於不
潔。乃不瑣屑輕犯之意。要亦不能盡免也。狂訓病。狷訓福。急。鄙
是。不好字眼。考行不掩。不屑不潔。都從他不純全處見。任真所
爲。不假蓋藏。正心事光明所在。若有一些作僞。便是鄉原了。所
以又引孔子惡鄉原相形。萬章因問鄉原。孟子把他譏狂狷的

言語來說。踽踽是獨行。涼涼是冷落。善斯可矣。只要人道好。就是闊然媚世。如闍寺的人。只求媚悅於世。原訓。愿乃謹厚之稱。故萬章又疑而直窮到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要從他身上舉出一端來。非刺他。實無可非刺。這也不見他不好。就是聖人。是無非刺的。他的不好。只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流俗汙世。君子正該去變化他。卽不能。亦須中立不倚。謂何與之合同。這反是引誘他不好了。似忠信似廉潔。他自己身上實能忠信廉潔。只是待人同流合汙。便沒有實心爲人之意。以此欺世。卽爲不忠信。以此盜名。卽爲不廉潔。止可謂之似耳。人見他居身。既沒破綻。處世又極寬容。衆皆歡喜他。他見世人都被哄過。自爲得。

計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以爲德之賊。狂狷譬如低銀。雖夾
襍銅鉛。還可煎成直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
精銅。所以引孔子惡。似而非。譬出一個真。似來如莠如佞。如利
口如鄭聲。如紫如鄉原。各有所亂。便都屬可惡。總爲他似是而
實非。反經者。經如絲。之有經。秩然條理。之不素。要不外乎一真。
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正庶民自興。起
道。則似是而非的。不能惑他。故無邪慝。此可見立教者不可
澄其源也。

商朱燦問。狂者慕古。狷者不屑不潔。還重在好處。一邊谷曰。還
重在不全好一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一毫掩蓋。便昧本心。狂

與猴俱是不好字。孟子偏道他是好人，愚原是個好字。孟子偏道他是不好人，只在真與假處分別。○何位問鄉原的人果然無舉無刺，忠信廉潔乃是十全人品，併狂狷也不如孔子。如何惡他。答曰：若是可非可刺，如何不非刺他。若是不忠信廉潔，如何無可非刺。此俱說不通。大凡聖賢發念都是萬物一體，何着世上那鄉原只同流合汙自己身上，未嘗不乾淨完好。於他人不好，一味隨順，縱有十分好處，總成得一點媚世的心腸。所以說德之賊，千古來惟馮道一生，真是忠信廉潔，却又同流合汙，最爲酷肖。其餘雖有，亦只效尤而未到家者耳。○錢泮曰：與利口有何分別。答曰：照下義信看，佞似所言有理，故亂氣。

只似所言無欺故亂信。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聞而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趙註曰萊朱一日仲虺爲湯左相宜生文王四臣之一有文德言明

者非實無者也

測千古慧燈相續總不外於一知而知有見與聞則承先之脈絡也那個創道統的人只率自己所行無意表著

一個見知的替他闡明愈覺彰著如禹謨皋陶謨伊訓太公
韜皆是爲堯舜湯文發明學問然後湯文孔子得繼起焉
氣運隔五百餘年自古不爽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才
之世若此其不相遠近聖人之居鄒魯又若此其近意欲

知自認者然孟子言不曾見知所以不免有費幹旋說然而
有乎見知則後亦無有乎聞知千古慧命豈竟斷絕而遂斬其
脈也蓋諒聞知之必有而信見知之不容多讓以爲全書之總
結焉

商湯汝楫問然而無有乎爾還是指聞知若以見知

魯諸人置之何地答曰聞知必待五百有餘歲說創世

下缺